

莊子集釋

莊子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川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閒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遊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逍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

平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
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
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
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
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崐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
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
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採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
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莊子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淡
明獨化之窅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
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
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襄周之末歟蒼生之業薄傷
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
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
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惣名亦是百家之通題
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
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

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卽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綰略爲三釋所言三者

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

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卽寂卽應既而驅馭羣

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首二字爲題既無別義
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爲之義訓
雖注述無可閒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
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輒爲疏解摠三十卷
雖復詞情疏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
忘耳

莊子集釋序

郭君子潯爲莊子集釋成以授先謙讀之而其年適有東夷之亂作而歎曰莊子其有不得已於中乎夫其遭世否塞拯之末由神彷徨乎馮閎驗小大之無垠究天地之終始懼然而爲是言也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縣神州外自有九州裨海環之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而莊子稱之亦言儻與忽鑿混沌死其說若豫睹將來而推厥終極亦異人矣哉子貢爲挈水之榦而漢陰丈人笑之今之機械機事倍於榦者相訾也使莊子見之奈何蠻觸氏爭地於鵲角伏尸數萬逐北旬日今之蠻觸氏不知其幾也而莊子奈何是故以黃帝爲君而有蚩尤

以堯爲君而有叢枝宗膾胥敖黃帝堯非好事也然而欲虛其
國刑其人其不能以虛靜治決矣彼莊子者求其術而不得將
遂獨立於寥闊之野以幸全其身而樂其生烏足及天下且其
膏肓暴著於後矣晉演爲元學無解於胡羯之氛唐尊爲真經
無抹於安史之禍徒以藥世主淫侈澹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
助焉而其文又絕奇郭君愛翫之不已因有集釋之作附之以
文益之以博使莊子見之得毋曰此猶吾之糟粕乎雖然無迹
奚以測履無糟粕奚以觀於古美矣郭君於是書爲副墨之子
將羣天下爲洛誦之孫已夫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

愚弟王先謙謹撰

莊子集釋卷一上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內篇逍遙遊第一

釋文

內者對外立名說文篇書也字從竹從艸者草名耳非也

注夫小大

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

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閒哉

慶藩案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類云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

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遙篇舊是難處諸
中將馮太常其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
異義於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劉孝標注云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
鵬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
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待然後逍遙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
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
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
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鷓鴣以營生之路曠故
失適於體外鷓鴣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
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逍遙然不我得玄
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遙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

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儀者一飽渴者一
 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
 遙乎此向郭釋文逍音銷亦遙如字亦作搖慶藩案逍遙
 之注所未盡釋文逍音銷亦遙如字亦作搖慶藩案逍遙
 也禮檀弓消搖於門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乎襄羊京山引
 太玄翁首雖欲消搖天不之茲漢開母石闕則文耀以消搖
 文選宋玉九辯聊消搖以相羊後漢東平憲王蒼傳消搖相
 羊字並從水作消從手作搖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
 王晉夜云消搖者調暢逸豫之意夫至理內足無時不適止
 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消搖又曰理無幽隱
 消然而當形無鉅細搖然而通故遊如字亦作游逍遙遊者
 曰消搖解消搖義視諸儒為長遊篇名義取閒放不拘怡
 適自得慶藩案家世父侍郎公曰天下篇莊子自言其道
 術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首篇曰逍遙遊者莊子用
 其無端崖之詞以自喻也注謂小大雖殊逍遙一也似失莊
 子之指又案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注引司馬彪云言逍遙
 無為者能遊大音夫小大音之場反直良事稱反尺證各當反浪其
 道也釋文闕夫小大音之場反直良事稱反尺證各當反浪其
 分符問反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疏

其冥海也敗其冥漠無涯

故爲之溟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內
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爲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
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釋文北冥本亦
爲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溟而已釋文北冥作溟
覓經反北海也嵇康云取其浪漠無涯也梁簡文帝云育冥無
極故謂之冥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
丈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三十一大乘人榜伽經卷二鯢
引司馬云溟謂南北極也去日月遠故以溟爲名也釋文關鯢
徐音昆李侯溫反大魚名也崔譔云鯢當爲鯨簡文同慶藩
案萬以智曰鯢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爲大魚之名其說是也爾
雅釋魚鯢魚子魚之子名鯢魯語魚禁鯢鯢韋昭注鯢魚子
也張衡東京賦攬鯢鯢薛綜注鯢魚子也說文無鯢象段玉裁
曰魚子未生者曰鯢鯢卽卵字許慎作廿古音讀如關亦讀如
昆禮內則濡魚卵鄭讀卵若鯢凡未出者曰卵已出者曰子
鯢卽魚卵故叔重以廿字包之莊子謂絕大之魚爲鯢此則齊
物之寓言所謂汪洋自恣以適己者也釋文引李頤云鯢大魚
名也崔譔簡文並云其幾居豈反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注鵬鯢
鯢當爲鯨皆失之

之責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
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

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耳疏序夫四

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岳而捨故揚舟堅釋文鵬步登反徐音

以趨新故化魚為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釋文鵬郭甫登反

崔音鳳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

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朋為朋黨字字林

云鵬朋黨也古以為鳳字虛文昭曰以朋舊作以鵬今案文

義改正慶藩案廣川書跋寶蘇鍾銘通雅四十五並引司馬

也釋文闕夫莊音符發句性分符問反達觀反古亂宜要一適鵬

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疏以魚論其大

難知鳥言其背亦示修短巨測故下文云未有知其修者也黃

怒翅翼奮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

天焉若朝翔凌摩霄漢垂陰釋文垂天之雲司馬彪云若雲垂

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天旁崔云垂猶邊

也其大如天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注非

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

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

烈非樂然也疏姓齊名諸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稱

齊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子引以爲證明已所說不虛

大鵬既將適南溟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

踰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繞展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

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想止適足而已豈措情

乎釋文齊諧曰按下文諧之言曰則當作人名爲允若是昔名

不得但志怪志記也水擊崔云將飛果翼擊水跟蹤博徒端反

稱謂志怪志記也水擊崔云將飛果翼擊水跟蹤博徒端反

搏飛而上也一音博崔云拊翼徘徊而上也盧文弨曰當云

本一作搏音博陸氏於致工記之搏植亦云劉音博不分別字

體非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七十二引司馬云搏擲也扶搖上行

釋文闕又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司馬云搏擲也扶搖上行

風也擲飛而上行者若扶搖也范彥龍古意贈王中書詩注引

司馬曰搏擲也擲飛而上若扶搖也張景陽七命注御覽九及

九百二十七初學記一並引司馬曰扶搖上行風也諸書所引

互有異同與釋文亦小異又案說文搏以手擲之也古借作

專漢書天文志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如消注搏專也集韻搏攪

也釋文又曰攪也搏扶搖而上言專聚風力而高舉也釋文

所引未得扶搖徐音通風名也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

搏字之義扶搖謂之風郭璞云風從下上也盧文

召曰下上倒今而上時掌反自勝音升決然喜缺反數仞色

據爾注改正人注同去以六月息者也注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

同反下非樂音歲五孝注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

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拾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

適性一也家世父曰去以六月息猶言乘長風也與下時則

文搶七羊反枋音方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注此皆

之所焉以飛者耳野馬者游氣也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

時陽氣發動造望藏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土曰

塵塵之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鵬者

也夫四生惟青萬物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

翼託風氣以逍遙蝴蝶張決起之翅拾榆枋而自得斯皆率性而

動稟之造化非有精於遐邇豈措意釋文野馬司馬云春月澤

於騶矜體斯趣者於何而語夸企乎釋文野馬司馬云春月澤

天地間氣如塵埃音哀崔云天地間氣相吹如字崔本作吹

野馬馳也音哀崔云天地間氣相吹如字崔本作吹

古通用集韻吹累動而升也荀子仲尼篇可吹而僥也本書在

宥篇從容無為而萬物吹累焉注並云吹與吹同又案莊生

莊子集解卷之二

既言鵬之飛與息各適其性又申言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然喻鵬之純任自然亦猶野馬塵埃之累動而升無成心也郭氏謂鵬之所馮皮冰反本亦作憑文弼曰今注作憑改正天之蒼蒼其正馮以飛者疑誤

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注今觀天

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鵬之自

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國南矣言鵬不知道里

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疏傳視闊言其爲逍遙碧空高遠算

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仰觀人既不辨天之

正色鵬亦不知地之遠近自勝取足適至而溟鵬之圖度止在於是釋文色邪餘嗟反助句不定之辭後放此盧且夫水之

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

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注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

大故曰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

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

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

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疏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開發

器也坳汚陷也謂堂庭坳陷之地也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

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汚堂地之間將草葉為舟則浮汎靡滯

若還用杯為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

以大舟必須深木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

釋文且夫音覆反芳服杯崔本坳堂於交反又烏丁反李又伊九

坳地令平支道云芥古邁反徐古邁反一音則膠徐李古孝反

謂有坳坳形也芥古點反李云小草也則膠一音如字崔

云膠著地也稱事尺證反其濟子綱反本又之生本亦作至當

李云黏也後同其濟作齊如字之生主字

丁浪反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

後皆同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

在下矣疏此合喻也夫木不深厚則大舟不可載浮風不崇高

大翼無由凌霄漢以小鳥半朝決起拾榆之上大鵬

九萬里風鼓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

扇其下也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

扇其下也

今將圖南

注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

積則天圖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道遙也疏培重也天折也則塞

有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下乘風背一凌者漢六

月方止網羅不逮畢弋無侵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待合

宜自致得所逍遙釋文而後乃今培音裴重也徐扶杯反又父

南海不亦宜乎陪盧文弼曰絕句慶藩案王念孫曰培之言馮也馮乘

今本三作一非風也細鵬鵬馮風在鵬下故言負鵬在風上故

言馮必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在風之上而後能馮風故曰而

後乃今培風若訓培為重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馮與培聲相

近故義亦相通漢書周勃傳更封魏馮聲相近是其證也謂符結

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馮城侯陪馮聲相近是其證也謂符結

文音陪而楚漢春秋作馮城侯陪馮聲相近是其證也謂符結

高飛也陸氏訓重未背負青天一讀以背天於表反司閑徐於

明當從王氏為允宇屬上句天馬云折也閑徐於

一音謂司馬云天折止也李云塞也慶藩案文選劉孝標命論

注引司馬云天折止也言無有天止使不通者也說釋文所

引為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

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注荷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

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

逍遙一也疏蜩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蜩螗暑鳩鵲也

檀木也控投也引也窮也奚何也之適也蜩鳩聞鵬鳥之宏大

資風水以高飛故噉彼形大而飭勞欣我質小而逸豫且騰躍

不遇數仞失榆枋而輒集時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逍遙

適性樂在其中何須時經六月途遙九萬跋涉辛苦南適胡為

以小笑大夸企自息而釋文蜩音條司學鳩如字一音於角反

不逍遙者未之有也或作鸛音預崔云學讀為滑滑鳩一名滑摩司馬云學鳩小鳩

也李云鵲鵲也毛詩草木篇云鵲鵲班鳩也簡文云月令云鳩

鳩拂其羽是也慶蒲案俞樾曰釋文曰學本或作鸛音相據

又引司馬云鸛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鸛斯鳩居鳩居鳩也音

然則李氏所據本固作鸛不作學也今釋文引司馬云學鳩

小鳩也此經後人直改非其原文矣今案釋文學亦或作鸛說

文鸛鸛鸛山鵲知來事鳥或作鸛爾雅釋鳥鸛山鵲作學者蓋

二

當是兩物釋文引諸說似未分曉我決向徐喜饒反李呼槍七

反司馬李云猶集也崔云著也支遁云槍突也俞樾曰王氏

引之經傳釋詞曰則猶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傳為

証此文則字徐音駱徐音方李云植木也崔云本也或曰

亦當訓為或木名也枋木名盧文弨曰今本作崔云木也

與下復控苦貢反司馬云投也又云引也崔云叩也俞樾曰

係字誤兩字下當有圖字上文而後乃今將圖南此即承上

文而言也文選注引此正作適莽蒼者三淮而反腹猶果然適

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為

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注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

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疏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之

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遙腹猶充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存持

糧食為一宿之借適於千里之途路既迢遙聚積三月之糧方

充往來之食故郭注云所適彌遠則聚釋文莽莫浪反或蒼七

權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

反或如字司馬云莽蒼近郊之色也李云三淮反七丹果然徐如

近野也支遁云冢間也崔云草野之色

苦火反眾家春反東容糧音之二蟲又何知注二蟲謂鵬蜩也對

皆云飽貌

大於小所以均矣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

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爲也此逍遙之大意疏郭注云二

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且大鵬搏風九萬小鳥決足榆枋雖

復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

縱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逍遙之攸其

在茲乎而呼鵬爲蟲者大戴禮云東方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爲

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麒麟

爲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龜爲其長中央裸蟲三百六十

十聖人爲其長通而爲語故名鵬爲蟲也俞樾曰二蟲卽承

上文鵬鳩之笑而言謂鵬鳩至小不足以知鵬之大也郭注云

二蟲謂鵬鵬也失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注物各有性性各有

極皆如年知豈歧向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

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

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

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

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支遁云一名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
木槿也簡文云歡生之老也歡音况物反 盧文弨曰案潘芝
類故字從艸支道潘尼以木槿當之說殊誤 慶蕭案慧琳一
切經音義八十四集古今佛道諸經卷三引司馬云朝菌大芝
也江東呼為土菌一日道廣又御覽九百九十八引司馬云朝
菌大芝也天陰時生糞上見陽則萎故不知月之始終與釋文
所引小異 又案王引之曰案淮南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秀
於肺輝補非朝菌初從从繼繼軒敏似數疑猶輪端高注曰朝
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葦母據此則朝秀
與惠姑皆蟲名也朝菌朝秀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槿
也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謂朝與學鳩此云不知晦朔亦必謂
朝菌之蟲蟲者微有知之物故以知不知言之若草木無知之
物何須言不知乎今案王說是也廣晦朔 晦冥也朔旦也 盧
雅正作朝蛸以其為蟲故字從虫耳 晦朔 文弨曰此以一日之
蚤莫言不若以一月之終始言蓋朝生者不及暮然固知惠本
朝矣暮生者不及朝然固知暮矣故晦朔不當從日為解惠亦
作蟪同 盧文弨曰今 蛸音姑司馬云惠姑寒蟪也一名蜩蟪
本作蟪係說文新附字 蛸音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蛸蟪也或
曰山蟪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廣雅云蟪蛸蟪蟪也案
即楚辭所云寒蟪者也蟪音提蟪音勞又音遠蟪音彫蟪音將
慶蕭案御覽九百四十九引司馬云惠姑亦名蜩蟪春楚之
生以死夏生秋死故不知歲有春秋也與釋文所引小異楚之

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

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其靈大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爲春以葉落爲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

歲爲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犧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

萬二千歲爲一年也冥靈五百歲

而花生大椿入千歲而葉落

並以春秋除永

釋文

冥本或作靈

李頤云冥靈木名也江南生

故謂之大年也

釋文

冥本或作靈

以葉生爲春葉落爲秋此木

以二千歲爲一年

虛文

謂曰

案說文云以五百歲爲春以五

百歲爲秋言春秋則包乎冬夏矣則當云以千歲爲一年下大

椿亦當云此木萬六千歲爲一年不當云三萬二千歲

案齊民要術靈作冷引司馬云木生江南千歲爲一年釋文

引大椿止倫反司馬云木一名檮杌木槿也隄音檮華同李云

生江南一云生北戶南此木三萬二千歲爲一年

慶

蕭案齊民要術引司馬云木槿也

以萬六

千歲爲一年一名其椿與釋文所引小異而彭祖乃今以久特

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注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戀也比於眾

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

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

欲小而必以小義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義微所及則

義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

安者未之有也

[疏]彭祖者姓姦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善養性

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

所以得獨問於世而世人比匹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為彭

祖稟性遐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不敢嗟傷故知生也有涯豈

唯彭祖去己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菌混彭殤各止其分而

性命

[釋文]彭祖

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

歲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義音翦一云卽老子也崔云堯

臣仕殷世其人南壽七百年王逸注楚辭天問云彭鏗卽彭祖

事帝堯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屨而唾遠云帝堯之

元孫 盧文弼曰玉篇義子民切姓也與此正合是古讀皆然

或據廣韻改作音義非是 慶藩案神仙傳曰彭祖諱鏗帝顓

頊之元孫至殷末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遠往流沙之西

非壽終也今案史記楚世家顓頊生偃偃偃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重黎為帝嚳所殺以其弟吳回後重黎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

終生彭祖以世系推之彭祖乃顓頊元孫陸終之子禮所謂來

孫也成疏緣神仙傳作顓頊之元孫誤釋文引王逸楚詞章句

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鵠

疏脩長也地以草爲毛髮北方寒

謂不毛之地望魚廣闊數千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冥海

鵠前文已出如今重顯者王

言前引齊諸足爲典實今牽列

子再證非虛鄭重殷

釋文窮髮李云髮猶毛也司馬云北方無毛

勤以成其義者也

下無毛之地也崔云北方無毛

地也案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爲髮慶藩案窮髮之北

列子作窮髮北之北北史蠕蠕傳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其

窮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其廣反數千色主反有鳥焉其

鄉窮髮言極荒遠之地也

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疏鵬背宏巨狀若嵩華旋風曲戾猶

鼓怒放暢國度南海故禦寇湯問篇云世豈知有此物釋文羊

角司馬云風曲而上時掌反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

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

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注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

也向言二蟲殊異故所至不同或謂翔天池或舉志松栢道各

稱體面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賦本

跋墓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且特也

也斥小澤也鵲雀也入尺曰仞仞翔翔猶驚也而鵲雀小鳥

任斥澤之中騰舉踴躍自得蓬蒿之內故能啖九萬之遠適欣

數仞之近飛斯若釋文且適如字舊子斥郭字司馬云

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釋文且適如字舊子斥郭字司馬云

作尺惟本同鶴案斥鵲釋文引崔本作尺鶴是也說文鵲鵲

文云作尺非鶴案斥鵲釋文引崔本作尺鶴是也說文鵲鵲

屋也鶴舍人時鶴鵲鵲鶴斥尺古字通文選曹植七

放注鵲雀飛不過一人言其劣弱也正釋尺字之義淮南高注

斥澤之鵲為飛不出頃刻喻弱也文選宋玉對楚王問尺澤之

鵲注尺澤言小也夏侯湛疑尺鵲不能陵桑榆字正作尺一

切經音義尺鵲下云鵲長惟尺即以騰躍曲若翔翔五刀蓬蒿

尺名釋文引簡文云作尺非失之騰躍曲若翔翔五刀蓬蒿

好刀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

反也亦若此矣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疏故是仍前之語大

也亦若此矣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疏故是仍前之語大

也亦若此矣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疏故是仍前之語大

也亦若此矣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疏故是仍前之語大

也亦若此矣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疏故是仍前之語大

也亦若此矣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疏故是仍前之語大

也亦若此矣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疏故是仍前之語大

也亦若此矣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疏故是仍前之語大

五等之邪鄉是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智數功效堪稱一官自
有名著著聞比則鄉黨自有道德宏博可使南面徵成邦國安
有黎元此三者果分不同優劣顯異其於各足

未始不齊視已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

教行反下孟北

反行反

及郭注無訓成疏讀而為轉語非也而字當讀為能能而古聲

近通用也官鄉君國相對知仁德能亦相若則而字非轉語詞

明矣淮南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能也呂覽去私不屈諸

篇注皆曰而能也墨子尚同篇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以

為正長又曰天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

非命篇不而矯其耳目之欲是辭九章世執云而知之齊策子

執而與我赴請候手而並與能同堯典柔遠能邁漢督郵班碑

作而通泉陶謀能哲而惠荀勗尉衡方碑作能悲能惠史記夏本
紀作能智能惠禮運正義曰劉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注宋能齊
向說苑能字皆作而是其例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注宋能齊
故有笑疏

猶懷嗔笑兒如是所以不齊前既以小笑大示大者不夸

今則以大笑小小者不企而性命不安者理未之聞也

宋榮子也

司馬李云宋國人

也崔云貴者也

猶然笑之

崔李云猶笑貌

且舉世而

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注審自得也疏舉皆也

也沮惡也榮子率性懷道替然起俗假令世皆譽釋文譽

本不增其勸獎率上非毀亦不加注沮喪審自得也釋文譽

之餘音加沮慈呂反敗也定乎內外之分注丙我而外物疏榮子知內

亦非物內外雙遺物我兩忘注辯乎榮辱之境注榮已而辱人疏

故於內外之分定而不忒也注辯乎榮辱之境注榮已而辱人疏

忘勸沮於非譽混窮通於榮辱故能返照明乎心智釋文之竟

立鑒辯於物境不復內我而外物榮已而辱人也釋文之竟

居領反慶藩案釋斯已矣注亦不能復過此疏斯此也已止

文作竟古竟境字通疏也宋榮子智

德止盡釋文能復扶又被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注足於身故聞

於斯也疏數數猶汲汲也宋榮子率性虛淡任理直前未嘗釋

於世也疏運智推求役心為道栖身物外故不汲汲然者也釋

文數數音初下同徐所祿反一音桑縷反司馬云猶故開音開

汲汲也崔云迫促也簡文所喻反謂計數音開

作雖然猶有未樹也注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疏樹立

子捨有證無溺在偏濫故於無待釋文未樹司馬云樹立也夫

之心未立逍遙之趣智向虧也

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注泠然輕妙之貌疏姓列名禦寇鄭

同時師於堯王子林著書八卷得風仙釋文列子禦寇得風仙

之道乘風遊行泠然輕舉所以稱善也釋文列子禦寇得風仙

乘風而行與泠音零慶藩案初學記一太平御覽九引司馬

鄭穆公同時注云列子鄭人列禦寇也泠然涼貌也文選江文

通雅體詩注旬有五日後反注苟有待焉則難御風而有不

能以一時而周也疏旬十日也既得風仙遊行天下每經一十

時周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注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

之也疏致得也彼列禦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由炎涼無心虛

忘心若運投智慮去之遠矣家世父曰未數數然也猶藏記

之云天下一人而已致福謂備致自然之休御風而行猶待天

機之動焉郭象云自然御風行非數數然求之誤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注非風

則不得行既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疏乘風輕舉

不進猶有須待自宰官已下及宋榮禦寇歷舉智德優劣不同

既未泠忘咸歸有待唯當順萬物之性適變化之塗而能無所

不成者方盡道

遙之妙致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无窮者

彼且惡乎待哉

[注]

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爲體而

萬物必以自然爲正自然者不爲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
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
爲之所能也不爲而自能所以爲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卽是
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卽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
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立
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
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
而循大變者爲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
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

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

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

疏天地者萬物之總名萬物者自

然之別稱六氣者李頤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晝泉夜半
流瀝並天地二氣為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
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薛者變也忘乎猶於何也言
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乘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
氣以逍遙混羣靈以變化荷無物而不順亦何釋文六氣司馬
往而不通哉明徹於無窮將於何面有待者也釋文六氣司馬
陽風雨晦明也李云平旦為朝霞日中為正陽日入為晝泉夜
半為流瀝天玄地黃為六氣王遠注楚辭云陵陽子明經言春
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
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
南方日中氣也並天玄地黃之氣是為六氣疏音戶黨反產音
下界反支云天地四時之氣虞翻案釋文引諸家訓六氣各
有不同司馬以陰陽風雨晦明為六氣其說最古李氏以平旦
日中日入夜半並天元地黃為六氣頗近牽強王遠支遁以天
地四時為六氣夫天地之氣大莫與京四時皆承天地之氣以
為氣似不得以四時與天地並列為六王應麟云六氣少陰君
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而火獨
有二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卦為一備左傳速賢和之言天有

夫氣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也日騰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人爲腎腎有二左太陽寒水右少陽相火此坎離之交也中夾太陽土爲句陳配脾也六氣之說衆訟紛如莫衷一是愚謂有二說焉一洪範雨暘燠寒風時爲六氣也雨木也暘金也燠火也寒水也風土也是爲五氣五氣得時是爲五行之相氣合之則爲六氣氣有和有不和五氣五氣得時是爲五行之相氣合六氣之變一六氣即六情也漢書翼奉傳奉又引師說六情云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候亥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此二說似亦可備參證之辨如字變也崔本作和慶緒案辨與正對文辨讀爲變廣雅辨變也易坤文言猶辨之不早辯也苟本作變辨變古通用推訓和惡乎注同故曰至人无己注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矣失之

釋文 无己音紀注同 盧文弨曰 而王子況反本 神人无功注
今本无作無下並同 亦作至

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達誠

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爲一故無功釋文於針之鳩反或聖人

无名注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疏至言

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體語至就用語神就名語聖其實一

也詣於靈極故謂之至陰陽不闕故謂之神正名百物故謂之

聖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此三

人者則是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人也欲結此人無待

之德彰其體用乃言故曰耳慶藩案文選任彥昇到大司馬

記室戲注引司馬云神人無功言修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

不立名也堯讓天下於許山疏堯者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勳

釋文闕堯讓天下於許山疏堯者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勳

丈兒上而豐下肩有入彩足履翼星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二
十一代兄登帝位都平陽號曰陶唐在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
百二十八歲崩葬於陽城諡曰堯依諡法翼善傳聖曰堯言其
有傳舜之功也許山隱者也姓許名山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
隱於箕山師於齋缺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位
許山問之乃臨河洗耳巢父飲犢牽而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
堯封其墓諡曰箕釋文堯唐帝許由隱人也隱於箕山司馬云
公卽堯之師也釋文堯唐帝許由隱人也隱於箕山司馬云
槐里人李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
云字仲武

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疏也燭火猶炬火也亦小火

謂之時雨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炬火之光時雨傍施無勞浸

灌之澤堯既為謀克讓退已進人所以致此之辭盛推仲武也

釋文燭也本亦作燭音爵郭祖徽反司馬云然也何云人所然火

以然持火者子約反慶藩案說文燭巨火也呂不韋曰燭

也段玉裁注持火者人所持之火也禮少儀執燭抱燭凡執之

曰燭未藝曰燧燧即燭也細釋許說則燧本為未藝之燭未藝

則不得云不息釋文引司馬氏李浸子鳩灌古亂反慶藩案

氏本亦作燧非燧燧即燭也也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易之臨曰剛浸而長

也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易之臨曰剛浸而長夫子

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疏治正也尸

也堯既師於許由故謂之為夫子若仲武立為天子寓內必

致太平而我猶為物主自視缺然不足請將帝位讓與賢人釋

文天下治直吏反下已治注天下治而治者也許由曰子治天

下天下既已治也注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

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
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
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
出乎不治爲之出乎無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
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
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者斯之山也

疏治謂理也既

天下久以昇平四海人荒盡皆清謐何勞讓讓我過爲辭貴然觀
莊文則貶堯而推許郭注乃劣許而優堯者何耶欲明放勳
大聖仲武大賢實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屨於陽而喪天下
許由不夷其俗而獨立高山回照偏消斷可知矣是以莊子援
神讓之迹故有婦火之談郭生察無待之心更致不治之
說可謂探微索隱了文合義宣尋其旨況無所稍嫌也

釋文

能令

力呈反下同

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將爲

實乎

注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

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疏許由偃蹇箕山逍遙潁水應縣榮利賦穡耨將為萬乘之名然實以生名名從實起實則是內是主名便是外是賓捨主取賓喪內求外既非隱者所向故云吾將為賓也

釋文稷契

息列反皆唐虞臣也稷周之始祖名棄契殷之始祖名

能離

反

玄應

應對汎

乎芳劍

反

音扶下

非夫明夫同鶴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

滿腹

注

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

疏

也一名正

一名女匠亦名桃蟲好深處而乃為巢也假鼠形大小如牛赤
黑色樟腳腳有三甲耳似象耳尾端白好入河飲水而鳥巢一
枝之外不假茂林茂飲滿腹之餘无勞浩汗泥計釋文鶴子遙
由安茲遂算不顧金闕樂彼蔬食記勢王食也

鶴音遼李云鶴鶴小鳥假鼠如字李云鼠鼠也說文鼠鼠一日
也郭璞云鶴鶴桃雀假鼠鼠鼠音扶同反盧文弨曰舊

無音字今案凡不見正文及注之字而加音者例有音字今依
前後例增農藩案李精曰假鼠李云鼠鼠也案說文鼠下云

地行鼠伯勞所化也一日假鼠假或作鼠俗作鼠王篇鼠大鼠
也廣雅鼠鼠鼠鼠木艸鼠鼠在上中行陶注俗一名隱鼠一名

鼠鼠常穿耕地中行討掘即得說文鼠鼠下云鼠小鼠也爾雅鼠
鼠有螫毒者公羊成七年傳注云鼠鼠鼠中之微者博物志鼠

甘鼠據此知假鼠鼠鼠鼠然為二李說誤歸休乎君子无所用

天下為注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

推而不厭疏予我也許由寡欲清康不受堯讓故謂堯云君宜

尊於我無用九五釋文歸休乎君絕句一讀至平懷豁呼活樂

之貴予何用為字絕句君別讀反樂

推音不厭於反樂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注庖

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
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哉自得而已
矣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遙一也疏人謂掌庖廚之人則
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太祝是也執祭版對尸而祝
之故謂之尸祝也樽酒器也俎肉器也而庖人尸祝者各有司
存假令膳夫懈怠不肯治庖尸祝之人終不越局監膳棄於
俎而代之宰烹亦猶帝堯禪讓不令天下許由亦不去彼山林
就茲帝位注云帝堯釋文庖人鮑交反徐扶交反掌廚人也
許由各靜於所遇也已釋文庖人鮑交反徐扶交反掌廚人也
文庖廚也禮王制三爲充君之庖注庖今之廚也周禮庖人注
庖之爲言苞也苞裹肉曰苞注且禮之注釋文一本庖下無人
字非尸祝之六反傳鬼博文弼曰案尊乃正體盧俎徐側
是尸祝神辭日祝博文弼曰案尊乃正體盧俎徐側
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疏有吾連叔並古之懷道人也接
人隱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伴狂不仕常以躬耕爲務楚王知其
賢聘以黃金百鎰車馬二乘並不受於是夫負妻戴以遊山海
莫知所終肩吾聞接輿之言過無車馬的故問連叔詢其義旨而
言吾聞言於接輿者聞接輿之言也莊生寄三賢以明堯之一

聖所聞之狀具釋文肩吾李云賢人也連叔李云懷接與作與

同音餘接與楚人也姓陸名連連叔李云懷接與作與

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大而无當往而

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疏所聞接與之言怖弘而

言語宏大驚怖音布反廣大有連庭不近人情焉疏連庭猶過

往不顧之貌也謂接與之言不偏於俗多釋文大有音泰徐

有過差不附世情故大言不合於里耳也釋文大有音泰徐

徐古定反司庭勅定反李云連庭謂激過也慶藩案文選劉

馬本作莖庭孝標辨命論注引司馬云林崖也言廣若河漢

無有崖也連庭激不近連叔曰其言謂何哉疏陸通之說

則反質肩吾日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

處子注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

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

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懸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
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

山將明世所無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

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

疏

貌遠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瑩海

也言聖人勸寂相應則空有並照雖居廊廟無異山林相光同

塵在染不染冰雪取其潔淨綽約臂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

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

視聽之表斯蓋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宜忘言釋文貌

以尋其所況此即肩吾述已昔聞以答連叔之辭者也

音邈又妙紹反姑射徐音夜又食亦反李實夜反山名在北海

簡文云遠也姑射中李楨曰姑射山釋文云在北海中下

文姑射在汾水之陽考山海經本有兩姑射東山經虛其之山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

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

之山無草木多水海內北經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姑射國在海

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列子黃帝篇列姑射在海河洲中與

海內北同射數語註類人射佞欺欺中不誤唐殷敬顯列

予釋文引山海經曰姑射國在海中西南山環之從國南水行
百里曰姑射之山又西南行三百八十里曰姑射山郭云河水
所經海上也言遙望諸姑射山行列在海河之間也與今本
海經不同隋書地理志臨汾有姑射山此即東山經之姑射
子所謂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是也據泰氏恩復列子補注云
汾水射即今平陽府西之九北山前後左右並無所謂南北
射者證之殷氏釋文則東山經北姑射南姑射兩條當在海
北經西南山環之下蓋必有諸姑射環列而後可以列姑射
名之也且殷所據山海經為唐時本度古本元加此不知何
脫寫人東山經姑射山一條之後遂成今本賴自列子釋文
可以正山海經之誤而莊子兩言姑射一在北海一在臨汾亦
免混合為一語既既居其反慶藩案冰古凝字肌膚若冰雪
無妨辨證及之且即詩所謂膚如凝脂也風輪頤頤若冰雪
文冰正字凝俗字爾雅冰脂也孫炎木淖郭昌略反又徒學反
作凝冰脂以滑白言冰雪以潔白言也淖字林文卓反蘇林漢
書音約如字李云淖約柔處于女也黃屋一云冕裏黃也王璽
火也約引貌司馬云好貌處于女也黃屋一云冕裏黃也王璽
音纓字或紱方物反字或作縹盧文弼曰今注本作纓縹案
徒纓作嬰紱說文縹亂系也此纓縹當作嬰縹解不當以爲冠
紱紱亦俗字說文惟梓在滌反下至至者本亦作王德干況反
本作市重文作載惟梓在滌反下至至者本亦作王德干況反

至

音銀又五根反本又作限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注俱食五穀而獨為

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

疏

五穀者黍稷麻菽麥

也言神聖之人降生應物挺清粹之精靈稟陰陽之秀氣雖順物以資待非五穀之所為託風露以清虛豈四時之能變也

釋文

吸

許及反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疏

習照靈通無心順物故曰

乘雲氣不疾而速變現無常故曰御飛龍寄生萬物之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也

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注

夫體神居靈而窮理

極妙者雖靜默開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

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

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漠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

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

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實信此哉

疏

凝靜也此篇疾

病也五穀熟謂有年也聖人形同枯木心若死灰本達一時動
寂俱妙凝照清通虛懷利物遂使四時順序五穀豐登人無災
害物無夭杜聖人之處世有此功

能肩吾未悟至言謂為狂而不信

致也一音癘音厲李音賴惡狂也李又九況反問音然反恬
于爾反才癘反丁亂

也皆齊又如字而斷連叔曰然聾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

聾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注

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疏聾者謂

縱冥冥如鼓皮也聾者耳病也盲者眼根敗也夫目視耳聽豈

有物之常情也既聾既盲不可示之以聲色也亦猶至言妙道

唯憑解者能知愚惑之徒終身未悟良由智障盲闇不能照察

豈唯形質獨有之耶是以間接與之言謂為狂而不信自此以
下是連叔答釋文音古音有者無與乎徐音深之觀反聾工
肩吾之辭也釋文音馬本此下更有眇者無以與夫知音智注
反不之聾平眉目之好夫別者不自為假文屨夫知知之同是
聞也其言也猶時女也注謂此接與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也知

之傳盲者謂無此理疏也是者指斥之言也時女少年處室之女

疑深為君子所未但知釋文時女司馬云猶處女也向云時女

之弊盲者謂無此理也釋文時女司馬云猶處女也向云時女

人而為人所求也慶藩案時是也猶時女也謂猶是女也

時二字連讀易女子貞不字女即處女也司馬訓時女猶處女

疑誤詩大雅綿篇日止日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

世漸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注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

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

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

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

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

然後能乎疏也之是語助亦歎美也旁礴猶混同也漸求也孰誰

聖人德合二儀道齊羣品混同萬物制以百靈世道荒茫蒼生

靡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虛舟懸鏡應感無心謹言勞形弊

弊

智經營區宇以事為事然後能事故老子云為無為事無

事又云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釋文

旁薄剛反李鍾剛通博反李普各反司馬云旁薄猶混同也

晚廣被也晚與通相雄傳旁薄羣生注旁薄猶言傷薄也

薄即廣被之意旁薄萬物承上之德也三字言其德將廣被萬

物以為一世範乎亂亂治也釋文書亂而敬之亂舉世望治德

罷其符神人無功豈宜有勞天下之徒老子云我無為而民自

化此之世徐音新李云求也盧文弨弊弊李扶世反徐扶

謂也世新日舊新作弊謂今從宋本正弊弊計反簡文云弊

弊經營親司不應應對苦思息嗣之人也物莫之傷注夫安於

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稽天而不

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注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

生無變於已況清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娶乎禍難非避之也

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宜積至也夫達於生死則無死無生

流金之災百六滔天之禍粉紕自彼於我何為釋文大浸子為

故郭注云死生無變於已何況清熱之間也哉

三

二

一

稽天音雞徐李音微不消奴歷反或禍難乃且反非避音辟是其塵

垢批穢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注堯舜者世事之

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

之寶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批穢耳疏散為塵賦為垢

皮曰皴皆獵物也第金曰鑄範土曰陶蓋法翼善傳聖曰堯仁

聖盛明曰舜大堯至本妙絕形名混迹同塵物甘其德故立名

以彰聖體然名者粗法不異批穢證者世事何殊塵垢既而

煇詞倭安將彼塵垢鍛鑄為堯用此批穢塵垢地作舜豈知妙體

胡可言邪是以誰釋文塵垢古口反塵批本又作穢徐甫節反

肯以物為事者也釋文塵垢垢猶桑汚批又悲矣反虛又昭

日案說穢字亦作穢音康批穢猶煩碎虛文昭曰舊本穢作

文作批穢康今依注本改穢亦俗字似當云音康字亦作康為

是疑後人亂之而又妄改也陶徒刀反李穆暗反鑄之樹宋人

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疏此起譬也資貨

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甫冠名也故孔子生於魯衣

冠披長於宋冠章甫而宋實微子之裔越乃太伯之苗二國賈

遷往來乃以章甫為貨且章甫本充首飾必須雲鬋承冠越人斷髮文身資貨便成無用亦如榮華本獨澤著富貴起自駢戶堯既體道洞忘故能無用天下故郭注云夫堯釋文宋人樂國之無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無所用章甫耳

微子所封資章甫李云資貨也章甫越今會稽山陰縣慶

詩注引司馬云資取也章甫冠名也織練黼黻張景陽雜

釋文闕李楨曰諸越猶云於越春秋定五年經於越入吳杜

注於發聲也公羊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越人自

名於越此作諸者廣雅釋言諸於也禮記射義注諸猶於也是

楚韻斷丁管反李徒短反司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

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注夫堯之無用

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

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嘗遊心於

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內

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應未知至遠之迹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爲至而不夷乎俗累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

語至極而遊無窮哉

疏

治言新理政言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

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官然者寂寥是樂遠之名喪之言忘是遺藹之義而四子者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故言往見四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故能緝理萬邦和平九土雖復發神四子端拱而坐汾陽統御萬機官然而喪天下斯蓋卽本卽迹卽體卽用空有雙照動寂一時是以姑射不異汾陽山林豈殊黃屋世人齊其所見曷嘗信此邪而馬彪將四子爲諸缺便未達於遠理劉璋推汾水於射山更迷惑於近事今所解釋猶異於斯故郭注云四子者益寄言明堯之釋文四子司馬李云不一於堯耳世徒見堯之迹豈識其真哉

被衣

汾水

徐扶云

反郭方問

反案汾水出

太原今莊生

寓言也

許由

汾水

司馬崔本作

盆水

李楨曰東山經之姑射是也

冀州城內之山經文究無可攷隋志以屬之臨汾或後則歸此篇汾水之陽一節以名其地之山亦未可知上文所謂姑射遠在北海中故曰藐藐者遠也汾陽竟所居若有姑射何為亦云藐哉蓋堯之心未嘗有天下其心即姑射神人之心其身亦如姑射神人之身雖垂衣廟堂如逍遙海外是以彼山屹遠無殊近在帝都卻好琳瑯賦難注疏推闡並極精妙余前辨證一條謂山名不可混合為一然恐有失莊生本旨故復論及之汾水司馬崔本並作盆水古讀汾如盆非別一水說見錢氏大昕養新錄 皆然 徐烏了反郭武驕反李云官然猶恨然喪其注同

絕冥 亡丁 之竟 音境本亦作境 盧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

大瓠之種 疏 之類也魏丁即梁惠王也昔居安邑國號為魏後

為強秦所逼徙於大梁復改為梁偕號稱王也惠子所以起此

大瓠之譬以識莊子之書雖復詞旨恢宏而不切機務故致此

詞而更相 釋文 惠子 司馬云姓惠 魏王 自河東遷大梁故謂之

魏或謂貽 徐音怡郭與 大瓠 徐音 之種 章勇 我樹之成而實五

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疏 樹者藝植之謂也實者下也

子甚大容受五石仍持此瓠以盛釋文而實五石司馬云實以

水漿虛腹不堅故不能自勝舉也

盛音成剖之以為瓠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

而掊之疏剖分割之也瓠勺也瓠落平淺也呶然大也掊打

多物眾謂無用打破棄之刺莊子之釋文剖之音口為瓠瓠落

言不救時要有同此言應須屏削也反為瓠瓠落

扶竟則瓠音戶郭反司馬簡文云瓠落猶席落也司馬云瓠布

則零落而音然本亦作号徐許憐反李云号吾為于偽掊之徐

不容也音然然虛大貌崔作謬簡文同吾為反掊之方

垢反司馬云擊也慶藩案文選謝靈運之櫛初發櫛詩注

引司馬云瓠布護落零落也櫛然大貌指謂擊破之也喻莊子

之言大也若瓠之無施也較釋文引為詳俞樾曰說文号

痛聲也呶音謔說文所無蓋皆号之俗體施之於此義不可通文

選謝靈運利發都詩李善注引此文作櫛當從之爾雅櫛天元

是國以櫛字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

之義說之

之藥者世世以泔泔統為事注其藥能令手不拘垢故常漂累

於水中也疏游浮辭漂也統繫也世世年也宋人隆冬涉水漂

承家傳此集令其手不拘拆常得漂絮水中保斯事業釋文電

禾無虧替又云辭辭也統編也謂辭編於水中之故也釋文電

手愧悲反徐舉倫反李居危反向云拘拆也司馬云文拆如電

文也又云如通舉編也義皆未安向云如拘拆也郭注亦云能

令手不拘拆然則電字宜即讀如拘蓋電有正音後漢西域傳

龜茲讀曰丘慈是也古丘音與區同故亦得讀如拘矣拘拘擊

也不者不拘擊也電文之說雖非舉編之說則是但不必以如

電為說耳李植曰電手釋文云徐舉倫反蓋以電為破之反

借按電破雙聲單音義卷十一破居雲去雲二反通俗文手

足拆裂曰戰經文或作電拆下引莊此文及郭注為證是元應

以電破音義互通集韻十八諄破區倫切破也漢書趙充國傳

將軍士寒手足破痲文穎曰破拆裂也痲與創也唐書李甘傳

凍膚破痲不龜手猶言不破手耳戰說文作𢇛鈕氏樹玉鄭氏

珍以輕下或體破游徐扶辭普歷反徐敷氏反郭李恪歷反游

為數字不足據游經反辭聲盧文弨曰案今本書作游聲

疑游辭是繫絮之聲游辭二統音曠小爾雅云絮細者謂之統

字本雙聲蓋亦象其聲也統李云游辭統者漂絮於水上統

也能令力呈不拘紀于反依字宜作踣紀于宋于

反二反周書云天寒足踣是也

垢盧文弨曰

拆俗本多漂匹姓反韋昭云以水擊絮為漂說文作漂豐市絮從手非

客問之請買其方百金疏金方一寸重一斤為一金也他

衛遂費百金釋文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聚族而謀曰我世

世為汧汧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疏估價既

高聚族謀議世世汧汧為利蓋寡一朝釋文數金色主鬻音育

也云賣技竭彼反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

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疏吳越比鄰地帶江海兵戈

手多拘圻而客索稟雄才天生容智既得方術遂說吳王越國

兵難侵吳吳王使為將帥賴此名樂而兵手不拘圻旌旗才舉

而旋動庸克著非之釋文以說始銳反有難乃旦之將子

大敗必邁反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汧汧統則所用

之異也疏或不定也方藥無工而用者有殊故行客得之今子

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

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注

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

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

疏

慮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

人所謂膏舟者也蓬草名拳曲不直也夫歎也言大瓠浮汎江

湖可以舟舫淪溺至教興行世境可以濟渡羣迷而惠生既有

蓬心未能直達元理故妄起拊擊之譬

釋文

不慮以為大樽亦

識刺莊子之書為川失宜深可歎之作尊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猶

結綬也案所謂膏舟盧文弨曰縛舊作縛今從宋本正蓬

之心郭云蓬生非直達者向云蓬者短不暢曲惠子謂莊子曰

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疏

樗漆之類嗅之甚臭惡木者也世間

言人謂

釋文

樗木名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

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

疏

擁腫榮瘁也卷曲不端直也

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枝幹卷曲繩墨不加

釋文

擁腫章勇反

腫猶不中丁仲反 卷曲本又作拳同音權徐 今子之言大而無

用眾所同去也疏 樹既擁腫不材匠人不顧言迹迂釋文同去

如字李光呂反 慶椿案大而無川猶言迂遠無當於事情也

禮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曰于讀為迂猶廣也

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道德經云天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

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

罟疏 狌也子獨不見狸狌捕鼠之狀乎卑伏其身伺候傲慢之

鼠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之地而中於機罔之法身死罔罟之中

皆以利惑其小不謀大故也亦猶擊斃曲拳執持聖迹偽情矯

性以要時利前雖送意後必危亡而商鞅蘇張釋文狸力之

卽是其事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 徐音姓郭音生又音星司 敖者 徐李五到反支云何彼意敖謂

馬云狌也狌音由救反 承夫問殆也本又作傲同司馬

音邀謂伺邀翔之物跳音不辟音避今本多機辟毗赤反司馬

而食之雞鼠之屬也跳條不辟作避下放此機辟云罔也司馬

文昭曰案當作毗亦反 慶藩案辟疑為繁之借字爾雅繁謂

之置置置也置謂之學學覆車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轆

中施野以捕鳥司馬曰辟固也誤辟若訓罔則下文死於罔
爲皆矣楚辭九章設張辟以娛君兮王逸注辟法也言獵人設
張網法以娛樂君莊子楚辭九章設張辟以娛君兮王逸注辟法也言獵人設
張網法以娛樂君莊子楚辭九章設張辟以娛君兮王逸注辟法也言獵人設
張網法以娛樂君莊子楚辭九章設張辟以娛君兮王逸注辟法也言獵人設
張網法以娛樂君莊子楚辭九章設張辟以娛君兮王逸注辟法也言獵人設
張網法以娛樂君莊子楚辭九章設張辟以娛君兮王逸注辟法也言獵人設
張網法以娛樂君莊子楚辭九章設張辟以娛君兮王逸注辟法也言獵人設
張網法以娛樂君莊子楚辭九章設張辟以娛君兮王逸注辟法也言獵人設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疏菜牛猶旄牛也

樹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蔽澤之中逍遙養性跳梁投鼠不
及野狎亦猶莊子之言不狎流俗可以理國治身且長且久者
也釋文菜牛 部呂之反徐李音來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

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疏無何有猶無有也莫無也謂

皆無有故曰無何有之鄉也釋文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謂寂絕無爲之地

彷徨乎无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疏彷徨縱任之名逍遙自

至其文耳不材之木枝葉茂盛婆娑陰映蔽日來風故行李經
過徘徊憩息徒倚顧步寢臥其下亦猶莊子之言無爲虛淡可
以逍遙適性釋文彷徨 音皇彷徨猶徘徊也崔本作方

蔭庇蒼生也釋文又音房 羊簡文同廣雅云彷徨徒倚也

不天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注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疏樵薪不材匠人不顧斤斧無加天折之災何從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無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猶莊子之言乖俗會道可以獨衛可以全真既不天耗於世途詎肯困苦於生分也

莊子集釋卷一上終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一下

孟純輯

內齊物論第二注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皆然

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釋文齊物論力頓反而惡鳥路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注同天人均彼

我故外無與焉歡而荅焉解體若失其配匹疏楚昭王之庶弟

字子綦古人淳實多以居處為號居於南郭故號南郭亦猶市

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其人懷道抱德虛心忘淡故莊子羨其

清高而託焉論首隱也噓嘆也荅焉解釋耦匹也為身與

神為匹物與我耦也子綦憑几坐忘凝神遐想仰天而歎妙悟

自然難形去智荅焉墮體身心俱釋文南郭子綦音其司馬云

遺物我無忘故若喪其匹耦也隱於新反机音紀李本作几而噓音虛吐氣為荅焉本

作略同吐荅反又都納反注同解體貌盧文弨曰今本作略

案解體即趙岐孟子注所云解罷杖也慶藩案慧琳一切經

音義入十八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本傳卷四引其耦本亦作

司馬云荅焉云失其所故有似喪耦也釋文闕偶五日

反匹也對也司馬云耦身也身與神為耦論德曰喪其耦即

下文所謂吾妻我也郭注曰若失其配匹未合喪我之義司馬

云耦身也此說得之然云身與神為耦則非也耦當讀為寓寓寄也神寄於身故謂身為寓

乎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注死

灰槁木取其身莫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

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

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

能二也疏姓顏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侍

殊心與死灰而無別釋文顏成子游李云子基弟子也姓何居

必有妙術請示所由釋文顏成子游顏名偃諡成字子游何居

如字又音姬司槁木古老反音寂本亦作寂盧文弨曰家

馬云猶故也注同舊焉家今案大宗師云其容寧

釋文云本亦作寂崔本作宋據改正方言云家安靜也漢人碑

版多作此字老子銘顯虛無之清家張公神碑置界寧靜成舉

令汪伯明碑官朝家靜巴郡太守張納碑四竟家謠本亦情陵太守孔彪碑家兮冥冥皆如此作今注作寂寞莫作漠今

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注子游嘗見隱机者而未有若子

綦也疏子游昔見坐忘未盡元妙今逢隱机實子綦曰偃不亦

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注吾喪我我自忘矣我

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疏而

汝也喪猶忘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綦境智兩忘女

物我雙絕子游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知不女

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注籟籟也夫籟

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

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

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疏人籟籟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

足況之風物咸然故寄此釋文女聞音汝下皆同本亦作

二賢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注汝盧文弨曰上汝

知何以不人籟力帶反籟也籟夫音扶參初林反差初宜反所錯七故反見矣

賢通子游曰敢問其方疏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于基曰夫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

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

故遂以大塊爲名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

中噫而出氣仍名釋文大塊字也徐曰同反徐李又胡罪反郭

此氣而爲風也又苦張反司馬云大朴之貌眾家或作大槐班固同淮南子作

大昧解者或以爲無或以爲元氣或以爲混成或以爲天謬也

塊謂天也與釋文所引異俞樾曰大塊者地也塊乃固之或

塊者無物也並失其義此本說乙戒反注是唯无作作則萬

塊然則大塊者非地而何同一音蔭是唯无作作則萬

發怒叫注言風唯無作作則萬是者指此風也

而獨不聞之鬱鬱乎〔注〕長風之聲〔釋文〕鬱鬱夏救反又六收反長

畏佳扇動之貌而參清吹擊蕩山林遂使樹木
枝條畏佳扇動世皆共愧汝獨不聞之邪下文云
釋文畏反郭

木皆作佳韻會支韻內引此似亦可讀追此所音唯
皆仄聲然實與佳木音皆相近故從眾家本改正 大木百圍

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析似圈似日似注者似汚者注此略

舉罍竊之所似
疏 竅穴也。木既百圍，穴亦奇罍，故或似人之畜獸，闕也。木既百圍，穴亦奇罍，故或似人之

口鼻或似獸之闌圈或似人之耳孔或似舍之桁桷或注而而擁腫或污下面不平形勢無窮略陳此入事亦由世閒萬物種

類不同或醜或妍蓋稟之造化

釋文之盛崔本作竅似鼻似口司馬云言風吹竅穴動作或似人鼻或似

人似杓音窠又音肩字林云柱上方木也簡文云構榦也似圜起權反郭音權杯圜也徐其阮反言如羊豕之

井山 望海 11

爾圖 似日 其九 似注者 鳥攝反李於花反又鳥奉反 汚者 音鳥

云若 激者 謫者 叱者 吸者 叫者 諫者 突者 咬者 注 此略舉異廣

之聲 殊 疏 也 激者 如水滴激聲也 謫者 如箭鏃頭孔聲 叱者 喘聲

突者 深也 若深谷然咬者 哀切聲也 略舉樹穴即有入種風吹

木竅還作入聲亦由人稟分不同種種差異李性而動莫不均

齊假令小大天 釋文 激者 聲若魚噴也李又驅弔反 慶藩案

慧琳一切經音義六十八阿毘達摩大婆沙論卷四引司馬云

流急曰激也七十八音經律異相卷十四九十九高僧傳十三引

非同又文選盧子諒時興詩注元應 詠者 音孝李虛交反簡

經音義十四引亦同與釋文所引異 昌實反徐音七司 吸者 許

司馬云若謹誦聲 虛文 詔曰 叱者 馬云若叱咄聲 吸者 許

舊音考謫今注本音孝從之 叱者 昌實反徐音七司 吸者 許

反司馬云若 叫者 古弔反郭古力反李居唯 謫者 音豪郭又戶

昨吸聲也 叫者 反司馬云若 呼聲也 謫者 報反司馬云

若謫哭聲 虛文 詔曰 舊 突者 係於堯反一音杏又於弔反 咬

脫者 字今增與眾句一例 突者 司馬云深者也若深突突然 咬

者 於交反或音狡司馬云 疊 前 有 唱 于 而 隨 者 唱 吸 冷 風 則 小

哀 明 咬 咬 然 又 許 拜 反

和、飄風則大和注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

其所受而各當其分疏冷小風也飄大風也千唱皆是風吹樹

小暴疾飄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釋文唱于如唱唱又音思又

曾無勝劣以況萬物稟氣自然釋文唱于如唱唱又音思又

五斗反李云于冷風音零李云冷小和胡臥反下飄風鼻遙反

鳴聲之相和也冷風冷小風也及注皆同飄風又符遙

反李數遙反司馬云疾不稱反其分符問反下鵬風濟則眾

風也爾雅云回風為飄不稱反其分符問反下鵬風濟則眾

廢為虛注濟止也烈風作則眾竅實及其止則眾竅虛虛實雖

異其於各得則同疏鵬大也烈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眾竅虛

況四序盈虛二儀生殺既無釋文鵬風司馬云大風濟子箱反

心於亭青豈有意於皮劉釋文鵬風向郭云烈風濟向云止

也慶蒲案鵬風濟濟者止也詩鄰風載馳藉旋濟而獨不見

毛傳曰濟止也風止則萬竅寂然故曰眾竅為虛而獨不見

之調調之刁刁注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

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

獨非乎

疏而汝也調調刁刁動搖之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

死窮通物理自然不得不爾

釋文調調音刀刀調調音刀刀徐都堯反向云

豈有是非誠否於其間哉

釋文調調音刀刀調調音刀刀徐都堯反向云

搖貌

疏文昭曰舊但動搖如字又子游曰地賴則眾竅是已

作刁俗今改依正體

疏地賴則眾穴之徒人賴則諸管

人賴則比竹是已敢問天賴

疏地賴則眾穴之徒人賴則諸管

賴深玄卒難頓悟敢

釋文比竹毗志反又必履反子綦曰夫吹

陳庸昧請決所疑

釋文比竹毗志反又必履反子綦曰夫吹

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注此天賴也夫天賴者豈復別有一物

哉即眾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

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

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

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

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賴役物使從已

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賴役物使從已

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賴役物使從已

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賴役物使從已

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

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疏天

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豈蒼蒼之謂哉故夫天籟者豈別有

物邪即比竹眾竽接乎有生之類是爾尋夫生生者誰乎蓋無

物也故外不待乎物內不資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

注云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

也而言吹萬不同且風唯一體數則萬殊雖復大小不同而各

稱所受咸率自知豈賴他哉此天籟也故知春生夏長目觀耳

聽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皆不知其所以悉莫辨其所然使其自

已當分各足率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毒之此天籟之大

意者也慶藩案文選謝宣城九日從宋公戲馬亭集送孔令

詩注引司馬云吹萬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

使各得其性而止謝靈運道路憶山中釋文豈復扶又莫適

詩注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同釋文闕

反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

此重明天籟也疏自取由自得也言風竽不同形聲乃異至於

也欲明羣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足或飛或走誰

使其然故知鼓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籟之義者也

釋文此重直川大知閑閑小知間間注此蓋知之不同疏閑閑

也間間分別也夫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虛淡無是無非小知狹
劣之人性靈偏促有取有捨故間隔而分別無是無非故閑暇

而寬釋文大知音智下閑閑李云無所容貌簡閑閑古閑反有

裕也釋文大知及注同閑閑文云廣博之貌閑閑所閑別也

此義謂好觀察人也釋文曰有所閑別非是大言炎炎小言詹

詹注此蓋言語之異疏山猛火炎燎原野清蕩無遺儒墨小言

滯於競辯徒有釋文炎炎于廉于凡二反又音談李作淡徒濫

詞費無益教方詹詹之貌崔本作間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注此蓋寤寐

之異疏凡鄙之人心靈騷躁耽滯前境無得暫停故其夢寐也

釋文魂交司馬云精其覺反形開司馬云日與接為構日以

心亂綬者害者密者注此蓋交接之異疏構合也密深也今穴

交接世事構合根塵妄心既重湯日不足故惜彼寸陰心釋文

與日闕也其運心逐境情性萬殊略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與接為構

司馬云人道交

接構結驪愛也

未且反簡文

害者

古孝反司馬云深也李云

穴也案穴地藏殺日

害簡文云深心也

小恐憊憊大恐縶縶注此蓋恐憊之異疏

憊憊林惕也殺殺沮喪也夫境有逆從而心恆憂慮其不

遂恐懼交懷是以小恐憊憊而休惕大恐寬暇而沮喪也

文小恐

曲勇反下

憊憊

之瑞反李云小心

縶縶

李云齊悸其季

及注同

憊憊

貌爾雅云懼也

死生貌悸反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疏

言發心逐境速如箭括也司主也

拒害猛若弩牙唯主

釋文機括

古活反機弩牙括箭括案文選鮑明遠苦熱行注引司

馬云言生死是非藏否交校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釋文闕

又案機謂弩牙觀鰲濤釋名曰弩弩鈎弦者曰牙牙外曰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郭下曰將月合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張祐賦郭郭

夫素秋搖落玄冬肅簞物景質還驟如交臂愚惑之類豈能
覺邪唯爭虛妄是非詎知日新消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

文其數色界反徐色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注其溺而

遂往有如此者疏溺溺於境其來已久所為之事背釋文其溺

奴狄反郭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洳也注其厭沒於欲老而愈

洳有如此者疏厭沒溺也顛倒之流厭沒於欲惑情堅固釋文

其厭於葉反徐於冉如緘徐古老洳本亦作湍同音逸郭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也注其利患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疏也莫無

生也耽滯之心降乎死地釋文近死附近復陽陽謂生也家

欲使反於生道無由得之釋文近死附近復陽世父曰日以心

闕百變不窮司是非者有萬應之機守勝者有一成之見或久

復生人之氣者人心之相構喜怒哀樂虛嘆變熱姚佚故能注

各視所藏之機以採而取之疏凡品愚迷則執違順順則喜樂違則哀怒

此蓋性情之異者疏然哀樂則重喜怒哀樂則輕故喜則心生惟悅

樂則形於舞，作怒則當時嘆恨，哀則舉體悲號，慮則抑度未來。嘆則咨嗟已往，變則改易舊事。悲則屈服不伸，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傲則開張情慾。態則嬌淫妖冶，眾生心識。變轉無窮，略而言之有此十二。審而察之，物情斯見矣。釋文

哀樂音洛 愁之涉反 司馬姚郭音遙徐佚音逸 悲勅代反 李樂出虛

蒸成菌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

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

異，其然彌同也。疏夫蕭管內虛，故能出於雅樂；溫暑氣蒸，故能

有何如爾樂浮幻。釋文蒸之膚 成菌其阻反 向以上 時掌日夜

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注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

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疏日晝月夜

更相遞代，互為前後推。釋文萌武耕反 已乎已乎，日暮得此其所

求根緒，莫知其狀者也。釋文萌武耕反 已乎已乎，日暮得此其所

由以生乎。注言其自生。疏已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知起心度

度，不如止息又重推。日暮覆察昏明

亦莫測其所出固不知其端緒欲明世間萬法虛妄不眞推求
生死即隨皆寂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理
由此釋文旦暮莫音同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注彼

自憐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

疏彼自然也取稟受也若非自然誰能生我若無有我誰稟而
自然乎然我則自然自然則我其理非遠故曰是亦近矣而

不知其所爲使注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爲使也故任之而

理自至矣疏言我稟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聽目視功
能御用各有司存亭之毒之非相爲使無勞措意

直置釋文相爲于僞反下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注萬物萬

情遇舍不同若有眞宰使之然也起索眞宰之朕迹而亦終不

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疏夫肢體不同而御用各異似

從何釋文而特崔云特其朕李除忍趣舍七喻反字或作取下

此起索所百可行已信注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疏信已而

反意

而行天機自張率性而不見其形注不見所以得行之形疏

物皆信已而行不見注有情而无形注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

疏有可行之親智釋文情當丁浪反別見賢遍反百骸九竅六藏

賅而存焉注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疏百骸百骨節也九藏

二藏也六藏六腑也謂大腸小腸膀胱三焦也藏謂五藏肝心

脾肺腎也賅備也言體骨在外藏腑在內竅通內外備此三事

以成一身釋文百骸戶告反六藏才浪反案心肺肝脾腎謂之五

故言存釋文百骸戶告反六藏才浪反案心肺肝脾腎謂之五

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

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液九

此云六藏未見所出李楨曰釋文云此云六藏未見所出成

疏遂穿鑿以六為六腑藏謂五藏致與上百官九竅訓不一例

按難經三十九難五藏亦有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為腎

右為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

也賅徐古來反司馬云備也吾誰與為親注直自存耳汝皆親

之乎其有私焉注皆說之則是有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

矣故不說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

[疏]

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

心愛悅便是有私身而私之理在不可莫

[釋文]

皆說

音悅注同

不任置自有司存於身既然在物亦爾

作悅字後如是皆有為臣妾乎

[注]

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

皆做此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

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真人之所為哉

[疏]臣妾者

賤職也且人之一身亦有君臣之別至如見絕則目為君而耳

為臣行步則足為君手為臣也斯乃出自天理豈人之所為乎

非關係意親疏故為君臣也郭注云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治國治身內外無異

其臣妾不足以

相治乎

[注]

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者

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疏]

夫臣妾御

天機自張無心相為而治理之也舉此手足諸事可知也

[釋文]

而更

[音]

其遞相為君臣乎

[注]

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

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

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疏夫首自在上足自居下目能視色耳

能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賤豈錯

但任置無心而必自當也釋文其選音弟徐不應應對無錯

七素反其有真君存焉注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疏直置忘懷

此即真君妙道在乎其中矣又解真君即前之真宰也言取捨

之心青黃等色本無自性緣合而成不自不他非無非有虛假

設疑問以明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注凡得真性

用其白為者雖復卑黜猶不願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

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入忘其本則

毀譽之同俯仰失錯也疏夫心境相感欲榮斯興是以求得稱

損無言凡情迷執有得喪以憂心道智觀之無損益於其真性

者也家世父曰彼我相形而有是非而是非之成於心者先

人而為之主是之非之隨人以為役習臣妾也而百骸九竅六

有辨乎果無辨乎心之主宰有是非於人何與求得人之情而
是之非之無能為益不得無能為損而既構一是非之形役心
以從之終其身守而不化夫是之謂

釋文

雖復

扶又反

毀譽餘

物盡反息浪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

注

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

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疏

夫稟

性各有涯量不可改愚以為智安得易體以為解是故與物相
形性一成終不中途亡失適可守其分內待盡天年矣

刃相磨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注

羣品云云逆順

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皆眾人之所悲者

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

物足悲哉

疏

刃逆也靡順也羣品云云銳情逐境境既有逆有

智無止息格量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注

夫物情無極知足

者鮮故得止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

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疏夫物浮競知足者稀故得此不休

功成何日釋文者解反息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

邪注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於疲困然然不知所以好此

之歸趣云何也疏然疲頓貌也而所好情篤勞役心靈形魂

謂亦不知所歸趣釋文然乃結反徐李乃協反崔音檢云忘

錢之其深可哀義與此異慶蒲案宋司馬作藹又選謝靈運過始甯墅詩注

引司馬云藹極所好呼報反人謂之不死矣益注言其實與死

同疏義何也疏如斯困而不己有損行業其形化其心與之

然可不謂大哀乎注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

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

也疏然猶如此也念念遷移新新流謝其化而為老心識隨人

而昏昧形神俱變故謂與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也人

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注凡此上

事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

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

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疏芒闇昧也言凡人在

惑豈有一人不昧者而莊子體道真人智用明達釋文芒乎莫

僻同塵俗故云而我獨芒郭注稍乖今不依用反又音亡芒芒昧也備文云芒同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注夫心

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

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疏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

執之心師之以爲準的世皆如此故誰獨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

有焉注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

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疏愚惑之類學教是非

何必知他理長代已

之短唯欲斥他爲短自取爲長如此

之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釋其中

今日以爲是明日以爲非而一成乎心是非迭出而不窮故曰

知代心以爲是則取所謂是者而是之心以爲非則取所謂非

者而非之故而舍音捨字亦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

日心自取而舍作捨下同

而皆至也

注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

哉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

疏吳越路遙

方達今朝發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妄心言心

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後是非先造途而後至

越釋文昔至

崔云昔夕也向云昔者昨日之謂也

家世父曰

非之準而後以爲是而是之以爲非而非之人之心萬應焉而

無窮則是非亦與爲無窮是非因人心而生物論之所以不齊

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

也

注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有也惑心已成雖

謬

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

疏夏禹字文命鯀子啟

父也謬法泉源流通

二

日禹又云受禪成功日禹理無是非而惑者爲有此用無有爲有也迷執日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令其解悟莊生深懷慈救獨柰之何故付釋文不强其文夫言非吹也言者有之自若不強知之者也

言注各有所說故異於吹疏夫名言之與風吹皆是釋文而言者必有詮辯故曰有言

吹也如字又吹瑞反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注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

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咸言我是會日彼非既彼我情偏故獨未定者也

果有言邪注以爲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其未嘗有言邪注以爲無言邪則據已已

有言疏果決定也此以爲是彼以爲非此以爲非而彼以爲是

偏見各執是非據已所言故不可以爲無言也其以爲異於醵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注夫言與醵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

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疏辯別也鳥子欲

出卵中而鳴謂

之故音也言亦帶穀曰穀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本何異穀鳥之音有聲無辨故將言說異於穀音者恐未足以爲別者也

釋文穀苦豆反李音穀司馬道惡乎隱而有眞僞疏何也虛通

至道非眞非僞於何釋文惡乎音鳥下眞僞一本作眞訖言惡

乎隱而有是非注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眞僞是非之名粉

然而起疏何隱蔽有是非者哉釋文道焉反於皮道惡乎往而

不存注皆存疏何在也陶鑄生靈用行不殆道無不徇于言惡

乎存而不可注皆可疏玄道眞言隨物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道

隱於小成疏小成者謂仁義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謂之小

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言隱於榮華注夫小成榮華自隱於

故老君云大道廢有仁義言隱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

成而滅於大全也疏榮華者謂浮辯之辭華美之言也只爲辯

言不美美言不信釋文實當丁浪反後可以見於賢遍故有儒墨之是

非疏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

也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尚賢崇禮儉以

兼愛摩頂放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而緩翟二人親則兄弟

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

矣爭競之其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羣之帥是知道害言

隱方督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注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

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疏天下莫不

以彼為非彼亦與汝為非自以為是故釋文更相音欲是其所

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注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

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

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

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

無非非是則無是疏世皆以他為非用已為是今欲翻非作是

覆相明則所非者非非則無非所是者非是則無是無是則無

非故知是非皆虛妄耳家世父曰郭象云有是有非者儒墨

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

非儒墨之所是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

非者非非矣今觀墨子之書及孟子之闢楊墨儒墨互相是非

各據所見以求勝墨者是之儒者非焉是非所由成彼是之所

由分也彼是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是非

也彼是之見存也莫若以明者還以彼是之所明互取以相證

也郭釋文反覆下同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注物皆自是故無

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

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疏注曰物皆自是故無非是

彼也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也則天下無彼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

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此注理盡無勞別釋自彼則不見自知

則知之疏自為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已為是便則知之物

也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注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

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

[疏]夫彼

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角勢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推未分析則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注]

夫死生之變猶春秋

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

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

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

可故儒墨之辨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疏]方方將也言彼此是非無異生死之說也夫生死交謝由寒

暑之遞遷而生者以生爲生而死者將生爲死亦如是者以是爲是而非者以是爲非故知因是因非因非而是因非而是則無是矣因是因非則無非矣是以無是無非無生無死無可

無不可何彼
此之論乎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注夫懷

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

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疏天自然也聖人達悟

疑照以自然之智只因此是非而是亦彼也注我亦為彼所彼

得無非無是終不奪有而別證無是亦彼也注我亦為彼所彼

彼亦是也注彼亦自以為是疏我自以為是亦為彼之所非我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疏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

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疏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

有一是一非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注今欲謂彼為

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

果定也疏夫彼此是非相待而立反覆推討舉體浮虛自以為

定釋文彼復扶又反下同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注偶對也彼是

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

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疏] 偶對也。樞要也。體

兩幻疑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也

前則假問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空前淺後深

所以為

[釋文] 道樞

尺朱反以應

可以意求不復重音樞始得其

環中以應无窮

[注]

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

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

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疏]

夫絕待獨化道之本始為學之

者真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無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也家世父曰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樞道之樞以游

乎環中空也是非反復相尋無窮若循環然游乎空中不為

是非所役而後可以應無窮

慶藩案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

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鳳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

[注]

天下

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

曠然無懷乘之以游也

疏

大物莫不自是故是亦一無窮莫不

非雙進而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於生乘之遊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

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

之非馬也

疏

指手指也馬戲壽也喻比也言人非各執彼我

指比汝指汝指於他指復爲非指矣指義既爾馬亦加之所以

諸法之中獨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指遠託諸物

勝負莫先於馬故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注

夫自是而非彼

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非指矣

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復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

復爲非指矣此亦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

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

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

果是則天下不得彼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淆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

馬也故浩然大望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

非也疏天下雖大一指可以蔽之萬物雖多一馬可以理盡何

所非者非非故知二儀釋文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崔云指

萬物無是無非者也一體馬萬物之一物浩然反可乎可注可於己者即謂之可不可乎不

可注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疏夫理無是非而物有違順故

者則謂之不可違順既道行之而成注無不成也疏大道曠蕩

空故知不可不可皆妄也周行萬物無不成就然亦不可成於可而不物謂之而然注無不

當於可在不可成不可亦不當於不可也然也疏物情顛倒不達違從虛計是非妄為然不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歟
法遂執爲然於何不爲不然也

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物情執滯觸境皆迷必固
爲有然必固謂有可豈知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羣品云云各私所見皆然其所然可其所可釋

崔本此下更有可於可而不可於
不可不可於不可而可於可也 故爲

夫莛橫而櫓縱

醜倅悅慙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理雖萬殊而性同得

爲是義故略舉入事以破之廷屋梁也楹

者寬大之名憶者奇變之稱情者矯詐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

非可不可迷執其分今以玄道觀之本來無二是以釋文做爲

音庭李音挺音盈司馬云屋柱也俞樾曰

司馬以建爲屋梁樞爲屋柱故

郭云廷橫而注案說文廷莖也屋梁之說初非本義漢書東方朔傳以廷鐘文選答客難篇廷作廷李注引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廷豈能發其音齊哉廷與廷通是古書言注廷者謂其小也廷檀以大小言屬西施以好醜言舊說非是注如字惡也李音注西施司馬云夏姬也案句按徐苦同反大也注司馬云病癰西施踐所獻吳王美女也注按苦應反簡文本作注倪字與龍同注見下文注倪九委反徐九彼注情怪音決李云異也注家世父曰不可不然達者委注一注櫛縱本亦作從其分而不用而即宜用於不用之中故通為一注也成也注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注疏夫物或於此為散於彼為成欲明聚散無恆不可定執此則於注釋文其分字其成也毀也注我之所不二之理更與論端者也注疏或於此為成於彼為毀物之涉用有謂成而彼或謂之毀注疏此不同則散毛成注疏傳木為舍等也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為一注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注疏夫成毀是非生於偏滯者也既成注釋文復通注又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注疏寄

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疑神玄鑒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爲一爲是義故成功不處川而忘川寄川羣材也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注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

自忘而寄當於日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疏夫有夫至

於物馳馭億兆而寄川羣材者其惟聖人乎是以應感無心靈通不滯可謂冥真體道得玄珠於赤水者也適得而

幾矣注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疏幾盡也夫得者內不資於

絕學絕待適爾而得益無所釋文幾矣音幾盡也下因是已注

由與理相應故能盡妙也釋文幾矣同徐具衣反因是已注

達者因而不作疏夫達道之士無作無心故能因是非而無是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注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爲善而因之

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疏已而者仍前生後之

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因循萬物影響蒼生不知所以然

自然之釋文謂之道向郭絕句崔讀謂之道勞勞神明爲一而

不知其同也

疏

夫玄道妙一常湛然非由心智謀度而後不

不一無以異矣不足類也

理白混同豈俟措心方稱不二耶

謂之朝三

疏此起譬也

之朝三

明以朝三為義也蓋賦芋在朝故以得四而喜得三而

怒皆所見惟目前之一隅也是以謂之因也疏謂混同萬物以

為其一因以為一者無異眾

何謂朝三

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

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

為用亦因是也

注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

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眾狙之感因所好而自

是也

疏此解譬也狙獼猴也賦付與也芋橡子也似栗而小也

列子曰宋有養狙老翁善解其意戲狙曰吾與汝芋朝

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四而暮三足乎

眾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其於七數並皆是一名

既不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怒為用愚迷此亦同其所好自以

為是亦猶勞役心慮辯飾言詞混同萬物以為其一因以為一

者亦何異眾

釋文

狙公

七徐反又緇慮反司馬云狙公與狙官

也崔云養猿狙者也李云老狙也廣雅

云引賦芋音序徐食汝反李音朝三暮四司馬云朝三升暮四升也所好時

反下文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注莫之偏任故付

之自均而止也疏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夫達道聖人虛懷

智乎均平之鄉休釋文天鈞本又作均崔是之謂兩行注任天

心乎自然之境也釋文天鈞本又作均崔是之謂兩行注任天

下之是非疏是非故謂之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疏至是

名也謂古聖人運智虛妙雖復和光混俗而智則惡乎至疏假

無知動不乖寂常真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文也疏設

疑問於何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注此忘

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

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疏未始猶未曾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

靜理盡於此不復可加答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注

於前問意以明至極者也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注

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疏初學大賢都乎聖境雖復其次以

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注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

是非也疏通微難除滯物之情已有別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

虧也注無是非乃全也疏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非非

是非息而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

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立同彼我也疏虛玄之道既以虧損愛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无成與虧乎哉注有之與無斯不能

知乃至疏果決定也夫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謂

既不決定疏道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無

成理非實錄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

不鼓琴也注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

矣而執箏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

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

也疏許昭名文古之善鼓琴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巧妙而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亦山有成有虧有情所以乖道無成無虧忘智所以合真者也釋文可勝升操弦七刀執箭反

昭文司馬云古善琴者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

三子之知幾乎注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以明之

故知盡慮窮形勢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疏師曠字子

樂師其知音律支柱也策打鼓枝也亦言擊節枝也梧琴也今謂不爾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共同一伎況檢典籍無惠子

善琴之文而言據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猶隱几者也幾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惠施好談名理而三子

之性稟自天然各以己能明示於世世既不悟己又蔽息遂使柱策假寐或復凭几而瞑三子之能成盡於此釋文枝

策司馬云枝柱也策杖也崔云舉杖以擊節據梧音吾司馬云梧琴也崔云琴瑟也之知音而瞑音

反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注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用也疏

惠施之徒皆少年盛壯故能運載形智釋文故載之末年崔云至于衰末之年是非少盛久當困苦也

於今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注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

殊於眾人疏三子各以己之所好耽而翫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注明示眾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疏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已者欲將已之道術明示眾

人也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注是猶對牛鼓簧耳彼

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疏彼眾人也所明道術也白

公孫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

服眾人之口不服眾人之心言物稟性不同所好各異故知三

子道異非眾人所明非明而強示之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

乎堅執守白之論眩惑世間雖宏辯如流終有言而無理也釋

文堅白司馬謂堅石白馬之辯也又云公孫龍有渾劍之法

名爲白虛文強曰代即指鼓簧音黃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

身无成注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疏綸緒也言昭

文之子亦乃

荷其父業終其綸緒卒其年命釋文之綸音倫崔云琴瑟絃也

竟無所成況在他人如何放哉

俞樾曰釋文綸音

倫惟云琴瑟絃也然以文之絃終其義未安郭注曰昭文之子
又乃終文之絃則是謂綸爲結今以文義求之上文曰彼非所
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之味與之綸必相對爲文周易繫
辭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綸知也淮南子說山篇以
小明大以近論遠高誘注曰論知也古字綸與論通淮南與明
對言則綸亦明也以文之綸終謂以文之所知者終卽是以文
之明終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而昭文之子又
以文之明終則仍是非所明而明矣故下曰終身無成也郭注
尙未達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注此三子雖求明於彼

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

可謂成也

疏我眾人也若三子異於眾人遂自以爲

若是而不

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注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卽

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

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宜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

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疏若三子之與眾物相與而不

子彼此其無成矣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此之謂以明注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

懷備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眾人不失其所是則

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

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

明疏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晦達同凡

各域限於分內忘懷大順於萬物爲是寄釋文滑疑古沒反司

於羣才而此運心斯可謂聖明真知也馬云亂也屈奇求物反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矣注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

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而彼以無

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

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

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疏類者輩徒相似之類也但羣生愚迷滯是滯非

今論乃欲反彼世情破茲迷執故假且說無是無非則用為真道是故復言相與為類此則遣於無是無非也既而遣之又遣

方至重玄也雖然請嘗言之注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疏

嘗試也夫至理雖復無言而非言有始也者注有始則有終疏

無以詮理故試寄言彷彿象其義有未始有始也者注謂無終始而一

始無終此遣於始終也死生疏未始猶未嘗也此又假問有未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

也者注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疏此又假

曾有始也者斯則有有也者注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疏夫萬

造於無始無終也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明有無也者注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

即有體空此句遣有也即有體空此句遣有也

是非好惡猶未離懷疏假同有此無不今明非但有即不釋文

好惡並如未離力智有未始有有也者注知無無矣而猶未能

無知疏假同有未始有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也者疏假同有

曾有無不此句遣非非無也而自淺之深從麓入妙始乎有有

終乎非無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終此則明時今言

有無此則辯法唯時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

也注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

我是非豁然確斯也疏前從有無之述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從

明即體即用俄爾之間蓋非除遠也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

不定體用無恆誰能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釋文俄而徐音確

耶此又就有無之川明非有非無之體者也斯今我則已有謂矣注謂無

是非即復有謂釋文即復扶又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

其果无謂乎注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

[疏]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致卽前請言言之類是

[疏]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無言耶欲明

理家非默非言教亦非無非有

[釋文]纖介古邁反又音界 虛

恐學者滯於文字故致此辭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天

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注]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於

秋毫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

不足於其性則秋毫獨小其小而大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

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其性足者爲大則雖

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大

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爲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

壽無夭是以螭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

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
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
之得又何不一哉疏秋時歐生豪毛其未至微故謂秋豪之末
夫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天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
不自足是故以性是爲大天下莫大於豪末無餘爲小天下莫
小於大山大山爲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爲大則天下無小小大
既對天壽亦然足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
之義唯一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無釋文秋豪如字依字應作毫
無此明非小非大無天無壽耳司馬云兔毫在秋
而成王逸注楚辭云銳毛也案大山音秦音殤子短命者也或云年
毛至秋而更細故以喻小也十九以下爲殤

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注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一也已
自一矣理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言乎注夫名謂生於
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
謂之一卽是有言矣疏夫玄道冥寂理絕形聲誘引迷途稱謂
斯起故一雖玄統而猶是名教既謂之

一豈曰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

其凡乎注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言爲二矣一既一矣

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

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

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疏夫妙一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

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覆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

妙一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假有善巧算歷之人

亦不能紀得其數釋文殊稱人證善數色主故自无適有以至

而況凡夫之類乎注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况尋其

於三而況自一有適有乎疏自從也適往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名起故從

末數其可窮乎疏無言以往有言纔言則至乎三况從有言往

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此明一切萬法本無名字從無生有遂至於斯矣无適焉因是已注各止

於其所能乃最是也疏夫諸法空幻何獨名言是知無即非無

無以適有豈復自有以適有耶故無所措意於往來因循物性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封注冥然無

不在也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無釋文夫道未始有封崔云齊

此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言未始有常注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疏道理

既無限域故言教為是而有眡也注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

域疏眡界畔也理無崖域教隨釋文為是千篇有眡徐之忍反

謂封域請言其眡疏眡假設問旨有左有右注各異便也疏左

也右陰也理雖疑寂發必隨機眡域不釋文有左有右崔本作

同昇沈各異故有東西左右春秋生殺釋文有左有右崔本作

也虛文弼曰舊作崔本作有議案異便辨而有倫有義注物

物有理事事有宜疏倫理也義宜也羣物糾紛有理釋文有倫

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俞樾曰釋文云崔本作有論有議當

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何

分辯即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即此有論有議矣

分有辯

注

羣分而類別也

疏

辯別也飛走雖異各有羣

釋文有

分

如字

類別

彼列反下皆同

有競有爭

注

並逐日競對辯日爭

疏

夫物性皆

惡彼我封執既而並

釋文有爭

爭圖之

此之謂入德

注略而判

逐勝負對辯是非也

釋文有爭

爭圖之

此之謂入德

注略而判

之有此入德

疏而陳之有此入種斯則釋前有珍之義也

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注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

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

人未嘗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面入

珍同於自得也

疏

六合者謂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謂眾生性

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

非神口所辯所以存而不論也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注

陳其性而安之

疏

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夫云云取捨

感陳而應之既曰馮虛亦無可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

詳議故下文云我亦妄說之

王十良學卷一

三

不辯注順其成迹而疑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眾人也

疏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其記也夫

世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

也注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

自別也疏夫理無分別而物有是非故於無封無域之中而起

剖析於精微分釋文故分如字下曰何也疏假問質疑聖人懷

之注以不辯為懷耳聖人無懷疏夫達理聖人冥心會道故能

分別矣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注不見彼

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疏眾多之人即眾生之別稱也凡

見於物豈唯不見彼之自別亦乃夫大道不稱注付之自稱無

不鑒己之妙道故云有不見也疏大道虛廓妙絕形名既非色聲故釋文不稱人證反

所稱謂疏不可稱謂體道之人清聲爾也釋文不稱人證反

大辯不言注已自別也疏辨形萬物耳言無所言大仁不仁注

無愛而自存也疏亭毒羣品汎愛無心注大廉不賺注夫至足者

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賺疏夫玄悟之人鑒達空有

何所避讓釋文不賺郭欺反大勇不怯注無往而不順故能

無險而不往疏伎逆也內蘊慈悲外宏接物故能俯順釋文不

伎徐之疏反又音跋李之道昭而不道注以此明彼彼此俱失

矣疏明已功名炫耀於物釋文道昭音照言辯而不及注不能及

其自分疏不能立默唯藩名言仁常而不成注物無希愛而常

愛必不用疏華詞浮辯不達深理仁常而不成注物無希愛而常

注皦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疏皦然異俗卓爾不羣勇伎

而不成注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疏捨慈而

勇伎逆

物情眾共疾之必無成遂也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注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

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

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

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向之累去矣疏園闕也幾近也

昭等也夫學道之人直須細晦而乃矜炫已之能顯耀於物其

於道也不亦遠乎猶如慕方而學圓圓愛飛而好游泳雖希翼

鸞鳳終無駕舟之能擬規釋文園崔音劉徐五九反司而幾徐

日月詎有幾方之效故也反同下皆放此近彼附近遠實于萬故知止其所不知至

矣注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疏境

有大小智有明闇智不逮者不須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

強知故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浩然都任之也疏孰誰也天自然也誰

道之道以此積辯用茲通物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注至人

者可謂合於自然之府藏也

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瞭然無盈虛之變也釋文注焉徐之

不知其所由來注至理之來自然無迹疏夫巨海深宏莫測涯

尾開淵之而不竭體道大聖其義亦然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

千難殊對而不忤其慮故能囊括羣有府藏含靈又譬懸鏡高

堂物來斯照能照之智不知其所由此之謂葆光注任其自明

來可謂即照而忘忘而能照者也故其光不弊也疏葆藏也至忘而照即照而忘故能彌

葆光音保崔云若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脩胥放南

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注於安任之道未宏故聽朝而不怡也

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間以起對也疏釋然怡

宗脩胥放是堯時小蕃三國號也南面君位也舜者顓臾六世

孫也父曰瞽瞍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舜舜生於姚墟因即姓

姚住於鯀水亦曰鵽氏日有重暉子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

黨堯聞其賢妻以二女封已於虞年三十總百揆三十三受堯

禪即位之後都於蒲坂在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野

而三國貢賦既愆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聽朝不怡欲明

齊物之一理故釋文宗瞻徐古反也徐五高反司馬云

寄問答於二聖釋文宗瞻徐古反也徐五高反司馬云

也崔云宗一也論聽朝直遙反辨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二也胥敖三也也論聽朝直遙反辨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注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釋文妙處

反若不釋然何哉疏三子即三國之君也言蓬艾賤草斥鴳足

釋然有何意謂也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注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

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釋文重明直龍反光被皮寄反而況德之進

乎日者乎注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

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宏哉故不釋然神

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邇幽深什之自若皆得

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疏進過也淮南子云昔堯時

封豨長蛇皆為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

蛇以除民害夫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盆隱處猶有不明而聖

德所臨無幽不燭連茲二智過彼三光乃欲興動于戈伐合

已於安任之道豈曰宏通者耶家世父曰伐國者是非之易

之積而成者也而於此有不釋然左右論義分辯競爭入德交

戰於中而不知夫三子者蓬艾之間無為辯而分之也物受日

之照而不能遮其形而於此累十日焉皆求得萬物而照之

萬物之神必蔽日之照無心者也德之未辨乎是非方且以有

心出之又進乎日之照矣人何所措手足乎慶藩案文選謝

靈運出游京口北固應詔詩注引司馬云言陽克麗天則無不

鑒釋釋文神解音闕音缺同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疏

許由之師王倪弟子並堯時賢人也託此二人明其齊一釋文

言物情顛倒故見不同悉皆自是非他頗知此情是否

五結反王倪堯時賢人也天地篇云闕缺之師曰吾惡

乎知之注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

用其知疏王倪答闕缺云彼此各有是非遂成無主我若用知

也釋文惡乎音烏下于知于之所不知邪疏子既不知物之同

知乎此從龔入妙次第窮曰吾惡乎知之注若自知其所不知

實假託師資以顯深趣

卽爲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疏若是知故重言於阿

知之還以

不知者也然則物无知邪疏

重責云汝既知物豈無知

曰吾惡乎知之

注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

與我內外都忘故無所惜其知

也。

雖然嘗試言之

〔注〕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

疏然乎

然也既其無知理無所說

不可的當故寧試之也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注魚

游於水木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獸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

不知矣夫蝓蟻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蝓蟻者乃以蘇合爲貴故

所同之知未可正據

魚鳥或此而知其義也故用而不即

即知凡庸之人

華文

徐本作巨其反郭音鉅李云庸用

詎知此理耶

1

月詎也詎何也猶言何川也服虔云詎猶

也
復爲

反抄

又

反王

蟻

蛭反雅云
蛭蛭也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

非知邪

注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知

疏
用
者
謂
彼
不

此不相通且非謂不知也 慶藩案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注引

司馬云賭猶何用也釋文闕 又案庸詎猶言何遽也詎遠距

鉅巨通用或作渠史記什茂傳何遽此乎淮南人間篇此何遽

不能為福乎韓子難篇衛奚距然哉荀子正論篇是定鉅鉅見

侮之為不辱哉王制篇豈 且吾嘗試問乎女注已不知其正故

渠得免夫累乎皆其證 試問女疏理既無言不敢正據釋文乎女及下同已不知紀民

溼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援猴然乎哉三

者孰知正處注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疏慄慄恂懼是

然乎哉謂不如此也言人溼地臥寢則病腰跨偏枯而死泥鰭

豈如此乎人於樹上居處則迫怖不安援猴跳踴曾無所畏物

性不同便宜各異故舉此三者以明萬物釋文偏死偏枯死

知正定處所乎是知達戶金閨榮辱安在釋文偏死偏枯死

也徐音秋司憺之瑞懷音拘郭音荀徐音峻恐觀崔援音猴

音異便婢面反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蛆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

知正味注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疏芻草也是牛羊之

類豢養也是犬豕

之徒皆以所食為名也麋與鹿而食長薦茂草鳴為鳴鳥便嗜

腐鼠蜈蚣食地略舉四者定與誰為滋味乎故知盤饌蔬食其

致一釋文謂之初俱反小爾雅云科黍徐音忠又胡滿反司馬云

者也釋文謂之獨軒音古但反秦牛羊曰獨夫豕曰豕以所

食得麋音薦麋練反司馬云美草也崔云甘草也郭璞云三蒼

名也麋音薦云六畜所食曰薦慶藩案說文薦獸之所食轉

從薦從轉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漢書趙充

國傳今虜亡其美地薦轉三蒼郭注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八

觀篇薦轉多衍卿音且字或作蛆子徐反李云蛆且蟲名也廣

則六畜易繁也卿音且雅云蜈蚣也爾雅云蒺藜蛆蛆郭璞注

云似蝗大腹長角能食帶如字推云蛇也司馬云天夷獨亦

蛇腦疾音疾藜音黎帶如字推云蛇也蛆好食其眼鳥反獨亦

作蛆於加反書市志反字或作美惡反獨獨獨以爲雌麋與

推云鳥也書市志反字或作美惡反獨獨獨以爲雌麋與

鹿交鮒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

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注此略舉四者以

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非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疏援獾狙以爲雌雄麋鹿更相接泥鮒與魚游毛嬙麗姬下雙

安麗姬青國之寵嬪此二人者姦妬冠世人謂之美也然魚

見怖而深人鳥見驚而高處康鹿走而不顧東此四者知子

內定是美色耶故知凡大思迷妄生憎愛以理觀察孰是非哉

決卒疾釋文獨篇而反徐獨而反又獨七餘反司馬云狙一名

貌也釋文獨獨畏反郭李音偏獨獨非似後而狗頭意與

雖緩交也崔云獨狙一名獨非其雄意與後為雌字慶藩案

雖為牝牡向云獨狙以緩為雌也獨音葛為雌字慶藩案

御覽九百十引司馬云獨狙似後而狗毛嬌徐在良反司馬云

頭食獨獵好與雄狙按與釋文所引異毛嬌毛嬌占美人一云

越王美麗姬力知反下同麗姬音獻公之決真缺反李云疾貌

姬也麗姬雙以為夫人崔本作西施決崔云疾足不顧為

決徐古忠反雙上救反又在遺反慶藩案決驟即決趨也熾

郭音古穴反驟上救反又在遺反慶藩案決驟即決趨也熾

驟云取其剛勁也其正字當作蹶趣說文蹶馬行貌又云蹶蹶

也淮南脩務篇蹶蹶高注云蹶蹶亦與蹶同廣雅云蹶奔也

史記張儀傳保前蹶蹶問三尋案蹶蹶言所好呼報自我觀之

馬之走勢疾也與崔氏謂疾走不顧義同反自我觀之

仁義之端是非之塗熒然微亂吾惡能知其辯注夫利於彼者

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

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疏夫物力單而末嘗非我故行仁

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疏夫物力單而末嘗非我故行仁

彼為害或於彼為是則於我為非是以從彼我兩互觀之是非
之路仁義之緒樊亂糾紛皆微儀之維亂既無定法吾何能知
其分釋文樊然音煩微亂徐川交反郭作微悉目反變諸案儀
則耶釋文樊然音煩微亂徐川交反郭作微悉目反變諸案儀
也見勸始義不相通隸書微或作微觀微微微與微相
似散或作散觀跨與微亦相似微散以形相似而誤太元
元靈書夜微者其禍福雜今本微誤散淮南原道篇不與物微
粹之至也精神篇不與物微而天下自服今本皆誤作散
微之竟音境今本多齟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
不知利害乎注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
解也疏人應知利害必其不辯迷暗若夜遊重為此難竟後
答之釋文未解音王倪曰至人神矣注無心而無不順疏妙
之體神者不測之用夫聖人虛已應物無方知而大澤焚而不
不知辯而不辯豈得以名言心慮億度至人耶
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注天神全
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蕲介於

胸中也疏江凍也原澤焚燎河漢冰凝雷霆奮而破山風

為災風雷釋文云注故反徐又戶各反李戶格反向云凍也能

詎能驚駭釋文云注猶猶也家世父曰大浸稽天而不溺

於吾心則外境不足以相累莊子之自期許如此故屢及之

蓋物適反介音界音然者乘雲氣注寄物而行非我動也疏

猶如此也虛淡無心方之騎日月注有晝夜而無死生也疏

雲氣陰北音品順物而行騎日月注有晝夜而無死生也疏

代序有晝夜之可分處順安時無死生之能異而遊乎四海之

外注夫唯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疏

相即真應一時端坐寰宇死生無變於己注與變為體故死生

之中而心遊四海之外矣注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疏

皆一而況利害之端乎注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疏

害者生誰之損益耳既死生為晝夜乘變化躍鵲子問乎長梧

以遨遊況利害於死生曾何足以介意矣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

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

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

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

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

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

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

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

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

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

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

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

從而事之也

[疏]務籍事也諸於也。瞿鵲是長梧弟子故謂師為

為務。混迹塵俗泊爾無心豈惜意存情從於釋文。瞿鵲其俱長

事物。瞿鵲既欲請益是以述昔之所聞者也。釋文。瞿鵲反。其俱長

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為名。崔夫子。向云瞿鵲之師。俞樾

後人所稱聞之夫子謂聞之孔子也。下文長梧子曰是黃帝之

所聽也。而王也何足以知之。王即孔子名。因瞿鵲子述孔

子之言故曰王也。何足以知之也。而讀者不達其意誤以王也

為長梧子自稱其名故釋文云長梧子。崔云名王此大不然。下

文云王也。與女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夫子者長梧子自謂

也。既云王與女皆夢又云子亦夢則安得即以王為長梧子之

名。不就利不違害。注。任而直前無所避就。疏。違避也。體窮通之

時故推理直前。不喜求。注。求之不喜直取不怨。疏。故物求之而

而無所避就也。不喜求。注。求之不喜直取不怨。疏。故物求之而

不情。不緣道。注。獨至者也。疏。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

喜矣。不緣道。注。獨至者也。疏。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

虛通至。无謂有謂有謂无謂。注。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

道者也。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疏。謂言教也。夫體道至

入虛夷寂絕從不降

垢之外〔注〕凡非眞性皆塵垢也〔疏〕和光同塵處染不染故雖在

之外釋文而遊崔本作而施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

行也吾子以爲奚若〔疏〕孟浪猶率略也奚何也若如也如何所
謂不緣道等乃窮理盡性瞿瞿將爲妙

道之行長摺用作率略之談
未知其理如何以何爲是
〔釋文〕孟如字餘武黨反浪如字徐
又或武菲反力蕩反

之貌慶藩案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注引司馬云孟浪鄙野之
向云孟浪音漫無所適舍之謂李云猶輟略也崔云不精要

緒一作募略墨子小取篇募略萬物之族募略者總括之詞莫

絡繹略孟浪皆如字又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熒也而

王也何足以知之疏
聽蒙疑惑不明之貌也夫至道深玄非名
言而可究雖復三皇五帝乃是聖人而諱

辯至理不盡其妙聽榮至竟疑惑不明我是釋文皇帝黃帝

盧文弨曰自皇黃通 勅定 熒 音瑩磨之瑩本亦作瑩於遇反同
用今本作黃帝 黠反 司馬云聽熒疑惑也李云不光明

貌崔云小明不大了也向崔本作難榮虛文昭且女亦大早

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注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

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焚

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焚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

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

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

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鴟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

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孰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疏

鴟即鷃鳥賈誼之所賦者也大小如雌雞而似斑鳩青綠色其

肉甚美堪作羹炙出江南然卵有生雞之用而卵時未能可長

教時非理今瞿鵲聞言說將為妙道此計用之太早釋文

且女

音汝亦大

音泰徐李勣

時夜

崔云時夜司

見彈

徒見

鴟炙

于

反司馬云小鳥可美毛詩草木
蔬云大如班鳩綠色其肉甚美
羅復扶又反下皆同予嘗為女

妄言之注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釋文音為于偽女以妄

聽之矣注若正聽妄言復為太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疏也子我

何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孟浪我試為汝妄旁日月挾宇宙注以

說汝亦妄聽何如亦言奚者即何之聲也

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契理聖人

忘物忘我既而復括萬有冥一死生故郭注云以死生為晝夜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釋文旁日月依也崔本作謗盧文弨

為一體挾宇宙之喻也釋文旁日月依也崔本作謗盧文弨

日官校本改謗為傍未必是家世父曰郭象以女以妄聽之

奚斷句然玩文義奚旁日月挾宇宙自為句言操何術以超出

天地之表慶藩案旁當為放之借字放依也論語里仁為放

於利而行鄭孔注並曰放依也墨子法儀篇放依以從事放亦

依也亦通作傍旁日月謂依日月也應從司馬訓依之義為正崔本

又通作傍旁日月謂依日月也應從司馬訓依之義為正崔本

作訪者挾戶牒反崔宇宙治救反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

非也挾戶牒反崔宇宙來今日宙說文云舟與所極履曰宙

為其昭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注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

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昭然自合之道莫若

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昭然無波際之謂也疏昭無分別之貌

也滑闇也隸卑僕之類也蓋賤稱也夫物情顛倒安執尊卑今

聖人欲泯此惑無昭然合同之道者莫若滑亂皆難隨而任之

以隸相尊釋文昭波際之貌司馬云合也向音昏云若兩昏

於此昭也釋文昭波際之貌司馬云合也向音昏云若兩昏

之相合也疏文昭曰滑徐古沒反亂也則本作滑音滑徐音

今注本波作被似誤疏同崔尸入反云極日本也滑昏向

云滑皆未定之謂崔本作滑武山反云繩也疏文昭人役役

昭曰舊作滑宋本從氏並注中皆滑並從氏今從之昭人役役

注馳騖於是非之境也聖人愚范注范然無知而直往之貌疏

役役馳動之容也愚范無知之貌凡俗之人馳逐釋文范徐

境勞役而不息體道之士忘知廢照范然而若愚也釋文范徐

奔反郭治本反司馬云渾沌不分察參萬歲而一成純注純者

也崔文厚貌也或云束也李丑倫反參萬歲而一成純注純者

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眾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

形悅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茫然直往而與變化爲一
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
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
不成斯可謂純也疏夫聖人者與二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
經夷險參離塵俗于殊萬異而淡然自若不以介懷抱一精純
而常居妙極也家世父曰眾人役役較量今日又較量明日
今日見爲是明日又見爲非今日見爲非明日又見爲非是
聖人愚范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參萬歲以極其量一者渾然無
彼此之別成者怡然無然可之差純者泊然無是非之辨聖
人以此應萬物之變而相繼於無窮斯爲參萬歲而一成純釋
文悅心勅律反參糅如救反萬物盡然注無物不然而以是相繼注

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
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疏蘊積也夫
爲日已久是以橫論萬物莫不我然彼不然堅說古今悉皆自
是他不足難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人

順世汗隆動而常寂參釋文相蘊本亦作繼徐於憤反郭於本反李於問反積也于惡

乎知說生之非惑邪注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相背故

未知其非惑也疏夫鑑鍾萬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釋文于

惡音烏下惡說音悅相背音于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歸者邪注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

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

惡之哉疏弱者弱齡喪之言失謂少年遭亂喪失桑梓遂安他

無謂之為死遂其戀生惡釋文惡死烏路反弱喪息浪反少而

死豈非弱喪不知歸邪詩照焉知於皮反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

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餽秦而後悔其泣也注

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

相知哉疏音秦魯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主環

也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

邦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牀而燕處進牢饌以盈厨情好既移

所以悔其先泣一生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釋文至於王所崔

之異何能知哉莊子寓言故解獻公為王耳釋文至於王所崔

六國時諸侯借稱王本亦作匡徐起在反牀也崔音床司馬云筐牀安牀

因此謂獻公為王也筐徐起在反牀也崔音床司馬云筐牀安牀

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注斲求也疏斲求也

晉悔其先泣焉知死者之不卻釋文斲音祈夢飲酒者旦而哭

悔初始在生之日求生之意也釋文斲音祈夢飲酒者旦而哭

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注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

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

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疏夫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夫

別而世有覺因而夢吉亦何妨死樂而釋文樂生音洛方其夢

生憂邪是知寤寐之間未足可係也釋文樂生音洛方其夢

也不知其夢也注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

志也

疏方將為夢之時不知夢之是夢亦猶方將處死之日不知死之為死各適其志何所戀哉

夢之中又

占其夢焉

注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覺

而後知其夢也

注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

疏

在睡夢之中謂是真實亦復占候夢想思慮吉凶既覺以後

釋

方知是夢是故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為當生而憂死哉

文覺而

注音教下及

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注夫大覺者

聖人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疏

夫擾擾生民

皆有為之境昏迷大夢之中唯有體道聖人朗然獨覺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

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注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

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

陋矣

疏夫物情愚惑暗若夜遊昏在夢中自以為覺竊竊然議

懷可謂固陋牛

釋文竊竊

司馬云猶

牧乎

崔本作牧乎云所好

日牧馬曰圉也

釋文竊竊

察察也

牧乎

崔本作牧乎云

所好

呼報反 所惡反 鳥路 **巨也與女皆夢也** 注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

大覺也 疏 **巨**是長橋名也夫照達真原 釋文神解 音蟹徐子

謂女夢亦夢也 注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猶未寤也

況竊竊然自以為覺哉 疏夫迷情無覺論夢還在夢中者說非

所以皆空言內試言言所以虛假此 託夢中之占夢亦結孟浪之譚耳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注

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變

解 **疏**夫舉世皆夢此乃玄談非常之言不願於俗 釋文弔 如字

約至也 盧文弔詭九委反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旦暮遇之也 注言能覓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 疏 **且**

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

如此解人其爲希遇論其餘促是旦暮逢之三十年爲一世也

釋文其解 音蟹徐 始鏡反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

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

〔疏〕若而皆汝也若不勝汝也耶假同之詞也夫是非彼我舉體不

真倒置之徒妄為臧否假使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定是我勝定非耶固不可也

我勝若若不吾

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注〕若而皆汝也

〔疏〕

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決是也

汝定非也各據偏執未足可依也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疏〕

汝或不定也我之與

言之勝負不定故或是則非是或非則非非也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疏〕

俱是則無非俱非則無是

故是非彼我出自妄情也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

之

〔注〕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

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

〔疏〕

彼我二人

各執偏見咸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己之所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遺定臧否此人還有彼此亦不離是非

各據妄情總成闇惑心必懷愛此見所以黜闇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黜闇不明之謂也

〔釋文〕

黜闇

貪闇反李

云黜闇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

〔疏〕

既將汝同見則與汝

不惟與汝不殊，皆能音烏下正定此覆釋第一句釋文惡能音烏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

乎我矣惡能正之注同故是之未足信也疏未足信也此覆釋

第二句也注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注異

故相非耳亦不足據疏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注使同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注是若果是則天

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

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

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疏彼此曲從是

我汝亦何能正注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之此解第四句注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

正而至矣疏我與汝及人固受塵間之人總有三人各執一見

咸言我是故俱不相知三人既不能定豈復更須

一人若別待一人亦與前何異彼也耶言其不待之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注天倪者自

之分也疏天自然也倪分也夫彼我安孰是非無主所以三人

分令歸無是無非天釋文和之如字崔天倪李音崔徐音諸郭

倪之義次列於下文胡臥反天倪音五底反李云分

也崔云或作覽音同際也班固曰天研盧文弼曰舊本曰是

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

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注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

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之疏

辯別也夫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

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

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爲否故化聲

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爲分別故無辯也矣化聲

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注是非之辯爲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

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疏夫是非彼我相待而成以理推尋

待亦非實故變化聲說有此待名

名既不立待使虛待待即非待故知不相待者也 家世父曰
言隨物而變謂之化齊是與不是然與不然在人者也待人之
為是為然而不是之然之與其無待於人而自和之以天倪因之
是自然一皆無與於其心是謂和之以天倪

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注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
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疏曼衍猶變化也

和以自然之分所以無是非任其無極之化故釋文曼徐音
能不滯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性命也

武半徐以戰反司馬忘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注夫
反云曼衍無極也

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翫而為一斯至

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疏振暢也竟窮也

生之所稟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是非也既一
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達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

是非蕩而為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無窮寄言釋文振如字崔
無窮亦無無窮之可暢斯又達於無極者也

又之无竟如字崔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
忍反崔作境

起何其无特操與

注 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疏 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特向也

獨也莊子寓言以暢玄理故寄景與罔兩明於獨化之義而罔

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坐起制在於形

唯欲隨逐於他都無

釋文

罔兩

郭云景外之微陰也向云景之

獨立志操者何耶

釋文

罔兩

景也崔本作罔兩云有無之狀

慶藩案罔兩司馬作罔兩文選班孟堅幽通賦注引司馬云

罔兩景外重陰也釋文引崔本作罔兩云有無之狀與司馬議

異景本或作影俗也

曩徐乃蕩反李

無特

本或作特崔云特離

無常

探與

音

餘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注

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

也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疏

夫物之形質咸稟

在無待而形影非遠尚有天機

自然事似有因理

故曰萬類參差無非獨化者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注 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而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

明矣

疏

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待造物請

吾待

蛇蚺蜺翼邪

注

若待蛇蚺蜺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

蛇蚺蜺翼邪

注 若待蛇蚺蜺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

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疏）昔諸講人及郭生

願下（疏）謂蜩翼者是蜩翅也言蛇待蜩而行蜩待翼而飛影待

形而有也蓋不然乎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飛禽走獸其類

無窮何勞獨舉蛇蜩頗引為譬即今解蜩者蛇蜩皮也蜩翼者

蜩甲也言蛇蜩舊皮蜩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辨其然獨化而生

蓋無待也而蛇蜩二蟲猶蜩皮甲稱異諸物所以引之故外釋

篇云吾待蛇蜩蜩甲耶是知形影之義與蜩甲無異者也

文蛇蜩（音附徐又音敷司馬云謂蛇腹下龍蜩徐音）惡識所

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注）世或謂兩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

請問夫造物者有耶無耶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

物眾形故明眾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

之域雖復兩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

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

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

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

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

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

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

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

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
 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
 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其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
 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
 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
 故任而不助則本末自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
 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向生矣雖欲推而齊之
 然其所向已存乎胃中何夷之得有哉疏夫待與不待然與不
 然豈措情於尋責而釋文喪息浪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
 思慮於心識者乎反

胡蝶也自喻適志與注自快得意悅豫而行疏栩栩忻悅貌也

交謝寒暑遷遷蓋天地之間而萬物之理也而莊生晦明鏡以照
 燭川上善以逍遊故能託夢覺於死生寄自他於物化是以夢

為胡蝶栩栩而適其心覺乃釋文胡蝶徐弘協反司馬利徐說

莊周蓬蓬而暢其志者也崔云蝶也

喜貌崔自喻李云喻志與音餘下同不知周也注方其夢為胡

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

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疏

方為胡蝶曉了分明快意適情悅豫之甚俄然覺則蓬蓬然周

只言是蝶宜識莊周死不知生其義亦爾

也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疏蓬蓬驚動之貌也俄

怪思省方是莊周故注云自周釋文然覺古孝蓬蓬徐音渠又

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引大宗師云據然覺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注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

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

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疏昔夢為蝶甚有暢情今作莊

周亦言適志是以覺夢既無

的當莊蝶豈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注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

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疏既覺既

有莊乃曰浮虛亦不無崖分也此之謂物化注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

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爲

此則不知彼夢爲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

遽娜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爲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

物化之謂也疏夫新新變化物物遷流譬彼窮指方茲交臂是

何爲當生虛死妄起憂悲故釋文可樂音洛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